

6
14

澳門紀略

清印先任著
張汝霖

上

進步書局校印

PDG

澳門紀略提要

清印光任張汝霖同撰凡二卷澳門屬香山縣澳門同知始置於乾隆九年光任首膺是職書未竟即解組去汝霖繼而踵成之山川之險要防禦之得失皆為之彙攷臚編略存端緒其用力彌勤卷首圖十餘幅亦復粲然如指諸掌講輿地之學者猶可多所取資焉

序

澳門記畧一書印子傷之而屬張子歲乃事者也其云畧何也牘削兩手而需成者七八年今書凡三篇舉其一以麗其餘以言手體例則不備以言手羣類則弗該故曰畧也分守之職率為冗閒而澳僻專閩隸四望縣事云蹟已今涉於澳者屢著之否悉舍之上不偪郡乘下不陵一邑之書然則畧者昭其共也且西蕃邊矣九州之大駟衍有言而亥步或未之歷其職方外紀諸書復囿於聽睹而力不能致君子曰惟其蕃也以畧之者外之於其所不知以畧之者闕之也閒嘗取大一統輿圖而覽之意大里亞在西海之極與陸處之俄羅斯直澳門南交一黑子耳一枝遠寄等於蒙鳩顧自濠鏡開市以還一百餘間大事修戎小事修刑而余與印子值紅毛弗歲即西呂宋之轉轄兵頭若此之懷鑿念予手之拮据尋已事之龜鑑篇中尤三致意焉抑亦將籍為吾補過之書而已客有難之者曰古人書以畧名惟漢劉子駿總羣籍為書謂之七畧今予之意將毋同張子曰散書曰畧遷其名也余書曰畧章其實也何必同雖然有說焉予與氏曰嘗聞其畧又曰此其大畧政莫大乎官制田制而數數云爾者一以咎諸侯一以望滕子是書成前手吾之君子書缺有間所不敢尤

若踵事而潤色之則惡能亡愜然長望於後之君子也印子闕之曰是吾志也請并書之以為序

乾隆十六年歲在重光協洽之七夕宣城張汝霖書

重雕澳門記畧題辭依用二宋全韻

兩公有才凌沈宋家宇遺編盡珍重文瀾直與海潮爭安邊緯畧為國用形勢官守
及澳蕃善紀民風婉雅頌搜羅錄入四庫書海內詞人反覆誦當其搦管開軍門古
里占城尊一統炎波能令大鵬飛怒濤得遂巨鱗縱啖咭喇退西洋來天遣文人解
忿訟事載列傳江河終古同流傳藝圃書田自耕種馮也蠡測望洋驚小儒何足矜博綜
願書萬本示後來重付雕鐫分鶴俸但恨生已廿年遲不及升堂笑語共東坡曾作
海外文龍宮應遣名花供今年我跨東海東只有圖書壓騎從長風萬頃堆琉璃月
車碾浪照巖縫遙指南澳隔重雲茫茫但見凌波葑伸眉開卷如卧遊懋績奇文達
所墜老屋燈為校書青如讀西京賦汧雍肯堂肯構子若孫芸香不被蛛網封蓬山
價重鶴書求珥筆詞曹掃霧掌椽手澤什襲藏程門我愧才愚慙鄭箋郭注力未
能偶設偏旁不覺恐暗窓高讀日取柔四庫全書以此種列之史部莫哂嗜痴為人癡 承德孫
馮翼

香山縣志列傳

印先任江南寶山人。由保舉孝廉奉命來粵。所至有政績。乾隆八年六月。夷人啖
咕喇於外海仇劫呂宋船。併其貨。復據其人口。風急飄至內洋。任時蒞東莞。上憲
檄委盤詰。任航海。反覆諭以王章。諸彝畏服。將所擄俘首五百餘人。送出。委員交
澳夷遞回本國。數百生靈。藉以全活。上憲廉其才。題授肇慶府同知。尋以澳門海
口要地。亟資彈壓。改為廣州府海防軍民同知。駐劄前山寨。前山距澳門三里許。築
城鑿池。屹然重鎮。甫下車。偵知呂宋哨船泊十字門外。圖復前仇。任以外夷互相搆兵。
恐為海濱患。傳夷目申明恩義。動其天良。踰數日。揚帆去。十年六月。啖咕利復糾合
噴囑夷。駛六巨艦。伺劫呂宋商船。沿海居民驚詫。時秋哨舟師雲集澳門。任會同移
師海口。分佈防範。適啖啞啞商船鼓浪南來。法郎西者。呂宋姻黨也。英吉利殺機頓
起。各船一時掛帆起旋。將往截劫。任忿甚。帶領弁員。坐駕哨船。督率各營舟師。放至
海面。橫截中流。遣澳門夷目。先駕小舟。諭曉天朝法律。嚴明難容。內地猖獗。憤厲
激切。媚鬚魑結之徒。始惕息卸帆。而法郎西得從老萬山。乘風駛進虎門。越日。諸番
船亦次第遠遁。洋海教靈。商民安枕。上憲據事兩經奏。聞俱極稱。旨居恒撫馭。

澳夷開誠布公示以恩信民夷洽和故當草創之始遺大投艱得以從容擘畫切中
機宜絕無掣肘之患性復豁達簡閱士卒寓恩于威尤加意人才義學課藝手訂甲
乙多士每藉其裁成而於單寒者頻為資助士人至今德之生平無書不讀制義揣
摩深邃刊刻流傳海內奉為拱壁古今體詩溫厚和平深得唐人三昧公餘輒問佳
山水偕人士酌酒擊篋唱酬成帙嗣以東莞稅事造冊遲延部議錫級奉 旨引

見就道日各屬士民買舟送至數百里外旗幟掩映紅蕪江流至今傳為盛事十一年
秋入覲 彤廷承 溫旨回粵補用尋擢粵閩南澳軍民同知香人借寇未能每讀
錢城唱和集輒思江州司馬不置也

張汝霖江南宣城人由選拔知縣事廉介公慎有經世才甫下車即以釐奸剔弊為
已任凡不便於民者悉去之邑故繁劇且承廢弛後積案紛叢霖晝則坐堂皇識獄
摘發如神夜則秉燭治文書雙眸炯炯漏下十餘刻始隱几假寐嚴寒酷暑率以為
常有阮亞珠者病羸被兇誘至湖州山叱抹其臆珠方不知所為俄藤勒喉間幾
死乃割其腹以足蹈之腸肺迸出充驚逸逾時珠轉甦兩手撚其腸肺且行且跌有
見之山下者告其母往視珠具述所以且曰刃我者龍眼都高姓也語訖而腹告官

勘驗後高姓人人自危而事頗新異喧傳省下時方大索太湖採生奸徒亟上官疑其餘黨且事非一人可為嚴檄責捕一邑驚愕霖五日得其主名一訊即伏乃劉而嫁高者或詰其從犯以珠母為左證得免株累法凡採生括犯者家產給其屬珠叔涎之霖召珠母而告之曰而錕手而子也子在倚子子亡倚錕可勿念手為界之質庫月食其息今珠母子亡不失養子絕得繼孫者霖擘畫之惠也霖念海濱積淤成田為吾民利經畫既已盡善而山坳岡疇零磽角之區猶可栽植雜糧因力請於上十畝下聽民自鑿免其陞科給為業縣南舊有羅婆陂久為豪強改築過水自利民多苦之霖詣勘得實詳允修復故道藉灌民田數百頃城內豐山麓為書院故址霖拓而新之前建議堂後立齋舍進諸生肄業其中置鹵田四頃為膏火資課藝經其指授者為文咸有矩矱先後咸獲雋善養善教百餘年僅一見也他如築長堤以護河渠改南橋以利行旅悉次第舉行而於表忠式墓之典三致意焉宋末張太傅越國公藁葬赤坎村數百年來榛莽翳如幾為狐兔穴霖行部至止捐貲伐石封碑華表煥然仍設祀田遣官春秋祭旋擢澳門海防同知地曩人雜處巨測靡常霖撫以恩威番僧以天主教惑眾於三巴諸番寺外專立一廟煽誘內地人民名曰唐人

廟近如南順遠至江楚戒期麇集男女翕從君子病之百年而無如何也會聞省西
教姦淫事發上詔諸道察治公密白兩府入告廟乃得封有私入其教者罪之
如律先是封廟之令下夷人愾然不伏有兵頭者尤桀驁議以武抗霖手疏數百言
反覆論其是非而利害之刑亦具計檄且至霖單騎赴之夷大感悟環抱霖足而泣
誓永扁其廟不復犯其膽識濟變類如此霖以他族之逼處也蒿目憂之時時見諸
吟咏著論四首備言其病與所以藥之之方而積重難返適夷人夜斃簡亞二李廷
富雖獻兇身申國憲心力幾瘁卒以兵頭擅遣之故鐫級去然且傳諭西洋王遣
使就勦囚執兵頭以歸因條陳善後十餘事憲府下其議勒諸石性嗜學凡兵刑錢
穀律歷諸書靡不淹貫故敷政張弛盡善尤工詩文能於漢魏六朝唐宋元明外闢
堂奧自成一家言海內名流翕然宗仰著有幸草吳越吟耳鳴集若干卷去任之
日士民謳思不置

廣西太平府知府印公傳

雍正四年。世宗憲皇帝。詔天下督撫。各舉孝廉方正之士。江蘇布政使張公坦麟。以寶山廩生印公應。詔制府尹文端公。一見大奇之。具疏特薦。奉旨發廣東。以知縣用。初署高州石城縣。實授廣寧。調高要。再調東莞。所到之地。捕盜殺虎。去其害。民者。修學校書院。拔其俊秀。不逾年。民間外戶不閉。人文蔚興。新興民誣其仇謀逆。公鞫得其情。抵誣告者罪。釋累係者四十餘人。乙卯四月。黔省古州苗叛。公趨告於制府鄂公曰。黔省軍興。東南兩粵。宜為聲援。但用兵須神速。如雷霆震駭之。可不戰而服。鄂公以為然。即命參將楊某。發所部介士。鳴鼓張旗。而往。群苗如潰。鄂公歎曰。印令不止。循吏竟。是將才。東莞臨大海。兩戒之守。以虎門為限。癸亥六月。海大風。有二巨船進虎門。泊獅子洋。鬚髮獐獐。兵戒森列。莞城大驚。制府象楞欲興兵彈壓。布政使富察託公庸笑曰。無須也。但委印令料理。抵精兵十萬矣。制府召公謀。公曰。彼夷首也。見中國兵興。恐激生他變。某願親往說降之。即乘小舟。從譯者一人。登舟詰問。方知啖夷與呂宋仇殺。俘其人五百。以歸。遇風飄入內地。蓬碎糧竭。下碇。修船五百人者。向公呼號乞命。公知啖首將有乞糧之請。而修船必需。內地工匠畧捉搦之。

可制其死命。乃歸告制府及託公先過糧以飢之。再匿船匠以難之。啖酋果大窘。不得已命其頭目叩關求見。公直懷之曰。天朝柔遠一視同仁。惡人爭鬪。汝能獻所俘五百人。聽中國處分。則米禁立開。當喚造船者替修篷桅。送汝歸國。啖酋初意遲疑。既而商之羣首。無可奈何。伏地唯唯。所俘五百人焚香懺呼。其聲殷天。制府命交還呂宋。而一面奏聞。天子大悅。以為馭遠人深得大體。即命海門添設同知一員。而遷公駐劄馬居亡何。番部啖啞西入澳貿易。啖吉利貪其貨。先後發六艘。詭言來市。陰謀篡取。公察其姦。探啖酋將至。命熟海道者導其船繞過十字門。取道老萬山外。進虎門以避之。啖夷六船果起碇揚帆。將尾其後。公駕戰艦督水師營兵出海。各啖酋厲聲叱之曰。若來何為。利人貨物。將作賊耶。我奉制府令。若傷啖啞人。即將爾國人之在黃浦者抵償。若奪其貨。即將汝貨之在牙行者抵償。言訖揮健兒千餘披甲張砲環其舳而守之。啖酋禁聲。登時六船搖撼去。而法啞船早已安渡虎頭門矣。當是時。微公逆折之。俾其奪氣。則二國兵交。而中華亦受其踏籍。賴公任海疆久於諸夷種類支派。某弱某強。某狡某愚。其地之山川形勢。靡不部居別白於胸中。以故先事預謀。當機立斷。終公之任。海面肅然。丙寅夏。因公落職引見奉旨仍發廣

東補用。順道還家。省視先塋。泣別昆季。悽愴傷懷。有林泉終老之思。適粵督策公過吳。強起之曰。汝神明不衰。尚宜出而報國。公感知已。思重到粵東。補南澳同知。陞廣西慶遠府知府。再調太平。粵西與黔滇接壤。民苗屢褻。有刼奪一案。傷數十口。五年未獲主名。公到不踰月。真凶盡獲。三省稱神。會太平鹽引不銷。又被議解任篆。已卸矣。聞所屬都結州有冤獄。公奮曰。我舊官長。不忍赤子覆盆下。即往其地。廉得巨姦某。向充土司頭目。竊其印文作祟。乃突詣其家。搜得舞文底稿。袖呈大府。一訊而冤雪。公歎曰。吾臨去。猶能活數十百姓。勝賜卓茂三公之服矣。出城時。一路老幼攀車轅。嗅靴鼻者。不絕於道。公名光任。字黼昌。號炳巖。籍隸寶山。生而孝于親。信于友。與高要舊令顧某交代。知其賢。代為還課。屢解大紛。建奇績。而絕不自矜。同官有忌才尼公者。公付之浮雲。不以介意。歸後囊橐蕭然。散步田野。間話桑麻。人不知其官二千石也。卒年六十有八。所著有炳巖詩文集。朔蘄編。澳門紀畧。補亭集。話雨吟。碎琴草。鐵城唱和等書。

舊史氏曰。三十年前。余書富察託公四事。即深知印公之賢。心儀之久矣。今秋其孫鴻經。鴻緯等乞為乃祖立傳。讀狀方知公才流經通。具絕大器識。雖受知聖明官太

守而終未竟其用殊為可惋然其長子憲曾觀察吾鄉仁心仁聞聲施爛然太史鴻經于余為詞館後輩鴻緯應孝廉方正之舉克續先緒追述祖德通書往來仁孝可風昔人云文章有神又曰善人有後嗚呼吾觀印氏三世斯言信矣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改知江甯縣事甲子科江南同考官丙辰薦舉博學鴻詞錢塘袁枚頓首拜謨

澳門記畧總目

卷首

序

香山縣志列傳

廣西太平府知府印公傳

贈中憲大夫翰林院侍讀張公墓誌銘并序

卷上

形勢篇

潮汐風候附

官守篇

政令附
凡為圖十一

卷下

澳蕃篇

諸蕃附
凡為圖十

卷末

後序

上卷

澳門記略圖

海防屬總圖

北



東莞城

東

大嶼

三洲門

軍埔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黃埔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北門

東青分界

北門

北門

北門

三洲門

大嶼

東

東莞城

北



洋船灣
泊處所

南

前山寨圖



軍民房

軍民府



七然署

車門

觀音閣



大王廟



前堂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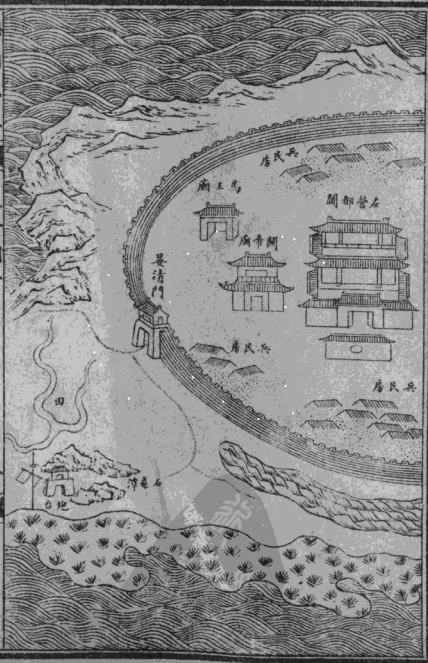


天妃宮



水塘

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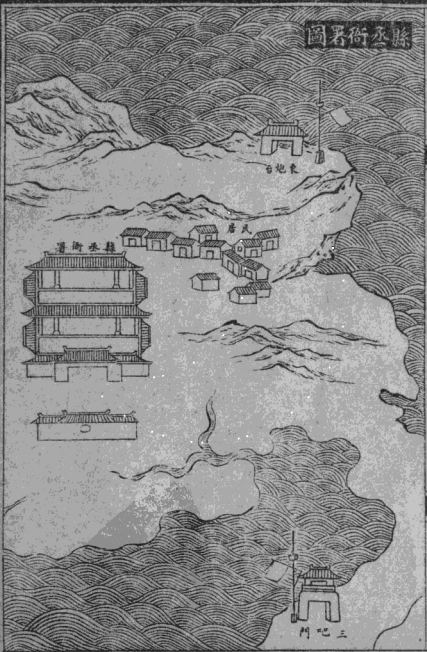




青洲山圖



縣丞衙署圖



縣丞衙署

居民

東炮台

三吧門

老萬山

大洲洋

觀音堂

望厦村

媽祖廟

居民

關



圖門寨面正

閩關

星花蓮

廟新

望廈村

廟王花

門巴正

台炮巴三

門街各縣

台地洋安奉

廟人唐

廟持飯

廟人醫

廟廠舟

廟文

寺姑尼

王

廟

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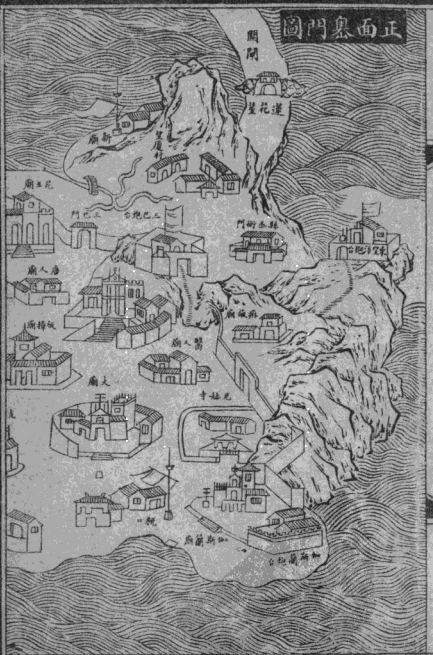
廟

廟

王

廟新如

台地廟新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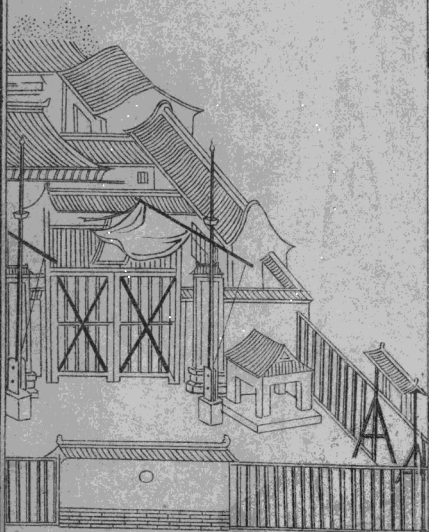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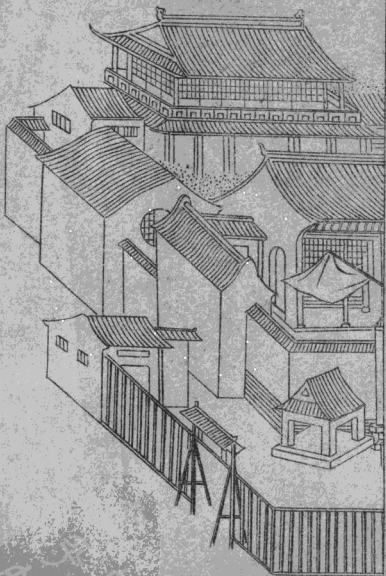
側面澳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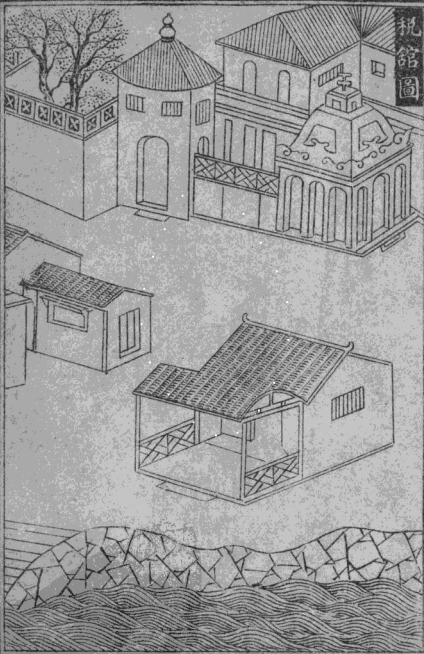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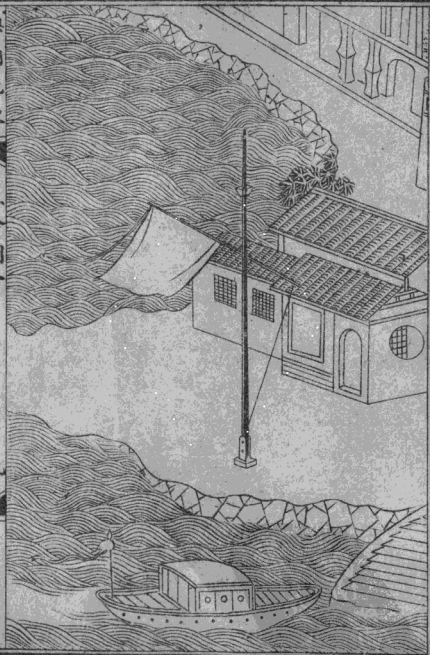
關部行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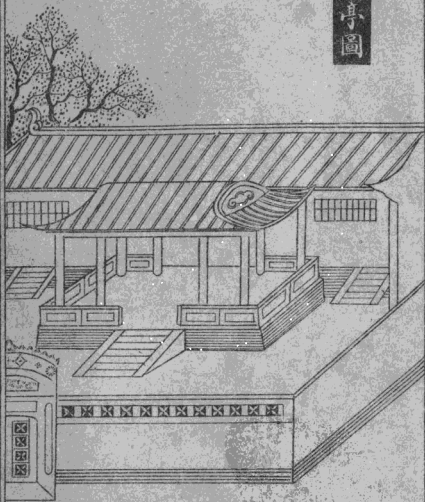


稅館圖





議事亭圖





圖角媽娘





海覺

天妃廟

虎門圖



虎門協鎮

虎門汛

守

司都營主

碧頭汛

汎州



澳門記畧上卷

清 寶山 印先任

纂

清 宣城 張汝霖

形勢篇

潮汐風候附

濠鏡澳之名著於明史。其曰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雜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或曰澳有南臺北臺兩山相對如門云。澳今西洋意大里亞夷人僦居環以海惟一逕達前山。故前山為拊背扼吭地。北距香山縣一百二十里而遙。南至澳門十有五里而近。其有寨自明天啟元年始立。參將府前為轅門。置鼓吹亭二。中為正衙後衙。左鐘樓。右書齋。後為燕室。為庖。福井。廁。規制宏備。國初因

之康熙三年改為副將府。未幾以左營都司代。

何事道回康熙七年我海賊從寨右登岸攻劫果福園村副鎮遂請移駐

縣城坐令扼塞相仍至今。五十六年。建土城。周圍四百七十五丈。崇九尺。厚三之一。之地。武備損威。

每城二十丈。增築子城一丈。凡二十四丈。為門三。北偏於山。故不門。起駁台。兵南房。於西二門之上。臺各置砲四。分置城上者六。二門外。復建台。列砲各十。皆知縣陳應吉經理之。雍正八年。設縣丞署。乾隆九年。建廣州府海防同知署。於副將府。地悉如

舊制旁增兵舍百間。以縣丞署為海防營把總署。而前山之勢益重。東門外有八株

松。是為教場。出南門不數里。為蓮花莖。即所謂一徑可達者。前山澳山對峙於海南

北。莖以一沙堤亘其間。徑十里。廣五六丈。莖盡處有山拔起。附莖連蟻。曰蓮花山。莖

從山而名也。萬曆二年。莖半設關。官司啟閉。上為樓三間。歲久圯。康熙十二年。知縣

申良翰修墻。建官廳於旁。以資戍守。出關經蓮花山。下有天妃廟。印先任蓮峯夕照

散落霞紅樓閣歸金界烟林入錦裁文章天北麓有馬蛟石。攜而繞無趾。三小石承

之。相傳浮浪至。稍南為望廈村。有縣丞新署。村前二石。每於烟月迷離之際。望若男

女比肩立。即之。仍石也。夷人反目於室。出則詣石禳解之。名公婆石。過村折而西南

一山青巉巖。中嵌白屋數十百間。形繚而曲。東西五六里。南北半之。有南北二灣。可

以泊船。或曰南環。印先任南環浴日詩海岸如環抱新湖浴湯烏髯全看灑冶丹二

灣。規圓如鏡。故曰濠鏡。印先任濠鏡夜月詩月出濠鏡清光一海天島深鶯雪積

珠湧叱龍旋傑閣都凌漢低星欲溢船纖層飛不到誰是廣仙。是稱澳。馬前明故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今惟議事亭不廢。國朝設有海關

監督行臺。及稅館。其商僧傳譯買辦諸雜色人。多閩產。若工匠。若販人。店戶。則多粵

人。賃夷屋以居。烟火簇簇成聚落。其舟楫有高尾艇。有西水扁。又有省渡。石岐渡。新

會江門渡有奇石三一洋船石相傳明萬曆時閩賈巨舶被颶殆甚俄見神女立於

山側一舟遂安立廟祠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娘媽者閩語天妃也於廟前石上鐫

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異一海覺石在娘媽角左壁立數十尋有黑書海覺

二字字徑逾丈一蝦蟇石其形圓其色青潤每風雨當夕海潮初上則聞閣有聲雍

正七年觀風整俗使焦祈年乾隆十年分巡廣南韶連道薛勳先後巡視有記見誌

志不載薛勳澳門記自香山縣屬樓嶺迤南凡一百二十里至前山又二十里為

濠鏡澳不至澳六七里山嶄然斷亘沙隄如長橋曰蓮花莖莖末山又特起名蓮花

山又伏又起中曲均長五六里廣半之直坤艮是稱澳馬澳惟一莖繫於陸餽糧食

餘盡海也以故內洋舟遠澳无便捷遵澳而南放洋十里許右舵尾左鷄鷄又十里

許又橫琴左九澳灣峯表裏四立象箕宿縱橫成十字曰十字門又稱澳門云其東

南百里間為老萬山孤島其營壘山東北注虎門屬着船入中國道此山外則天水

混同無復山矣而澳夷出入洋則不於虎門於十字門二門俱斜直老萬山十字門

特近澳也澳彝西洋族自嘉靖三十年來比歲輸餉船五百一十有五孽育舊息汽

今二百有餘年矣其戶四百二十有奇其丁口三千四百有奇白主黑奴肉刺兵一

百五十名其渠目兵頭一掌兵理事官一司庫判事官一司獄而總領於蕃傳一人

其教號天主其業惟布船慧者拜天宮術為廟者八曰三巴曰如斯閣曰大廟曰板

障曰龍巖曰風信曰支糧曰花王附廟置獄獄三重薄罪圍拘聽禮拜廟即釋重則

縛至砲口擊入海為砲台者六曰東望洋曰如斯閣曰三巴曰南灣曰西望洋曰娘

媽角砲銅具四十六鉄具三十六者六十一小者十有五凡廟若砲台獨三巴為崇

闕馬乾隆十年乙丑二月十四日予以巡海至止借海防印同知先任香山江今日

方廣可百畝中有堂西南指十字門東望則九洲洋如列星羅几研閣下即宋文天

祥勤王經由之伶仃洋也西望則三憲黃楊紫山而哨聚之次比陸有亭障壁壘之

澳門記

上卷

形勢篇

PDG

相望前山寨拊其肯虎門扼其吭 國家御內控外大一統豈不偉哉易坎傳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坎水也水之大者惟海嗚呼聖人慮變之情茲深劫矣是故中外

難馴而寇攘奸究之戶牖窺竊者亦且出沒如魚鳥則其所以條政教而提防之具可一曰而弛與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無事前山一將功南北雙環內諸蕃盡住樓蓋

戎兵愁蠻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無事前山一將功南北雙環內諸蕃盡住樓蓋

山下連莖二道長水高將出船風順欲開洋魚眼雙輪日鰓身十里塙蠻王孤島裏

交易首諸香禮拜三巴寺著官是法王花滿紅鬼子寶鬘白蠻娘鸚鵡含春思鯨鮑

吐夜光銀錢么鳳買十字備圓方山頭銅鏡大海畔鐵牆高一日蕃商據千年漢將

勞人惟真白旣國是紅毛來往風帆便如山踔海濤五月飄洋候解沙肉末沉窺

船千里鏡定路一盤針鬼哭三沙綠魚飛十里陰夜來鹹大滿桑桑上木樛 注後

來澳門即事詩大磨刀接小磨刀岸瀾帆輕秋氣高極目正愁飛鳥墜習棚人立浪

心牢赤鳥已映三巴寺白露猶瀾老萬山七日一回看禮拜善如盈路錦湖斑全距

雄鷄關碧陰華夷分壁立森森翰羸亦是尋常事老大難忘左袒心 李球先澳門

詩無多蓮瓣地錯雜漢蠻居版籍南天盡江山五嶺餘一邦同父母兼國此車書

趕浮青至微茫極太虛孤城天設險遠近勢全吞寶鼎三巴寺泉通十字門持家蠻

插青蓮掌上全莖玉露天餘間凌波人在鏡高帆落檻屋疑船飛殘疎柳誰家燕

冷斜陽幾樹好景關情動秋思故山如畫白雲蓬 張汝霖澳門喜晴詩海腹餘

秋鬱天心放午晴澳雲開鏡匣沙圃出基杆水盤深聽警林花遠見明蕉窻新展綠

燈火落蛟宮山經秋拭朝橫九月共潮生夜挂弓聞處秋看忙處笑索西方了又桑

東花鬚簾幙碧毯毯望知為澤氣涵土濕林梢樓得爽泉砌石罅并分甘莊生南

徒風搏萬後福東道鳥宅三不舊有 蓋壽禪院 釋跡剛丁夏客澳門普濟神院贈

寓言兼幻境擬吁赤繩冤天勝不舊有 蓋壽禪院 釋跡剛丁夏客澳門普濟神院贈

計在林泉弟兄聚會惟今日松竹陰森異昔年坐老青山添白髮吸光滄海種紅蓮

落伽比去無多路門外何須問釣船 寫普濟神院寄東林諸子詩但得安居便死

落伽比去無多路門外何須問釣船 寫普濟神院寄東林諸子詩但得安居便死

落伽比去無多路門外何須問釣船 寫普濟神院寄東林諸子詩但得安居便死

落伽比去無多路門外何須問釣船 寫普濟神院寄東林諸子詩但得安居便死

落伽比去無多路門外何須問釣船 寫普濟神院寄東林諸子詩但得安居便死

心寫將人物報東林蕃童久住誦華語嬰母初來學鳩音兩岸山其澳夷顏未詳著
別篇茲不具

澳東為東澳山又東為元星洲山九峯分峙多巖穴奇葩異草泉尤甘商船往來必

汲之曰天塘水其下為元洲洋旁連鷓拍山多暗礁又東為零丁山東莞香山新安

三邑畫界處下為零丁洋嶼天祥過零丁洋詩辛若遭逢起一經干戈落落四周星

丁洋裏數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東至於旗臺澳或曰澳形如蟬蟻故名蟬澳又東北不二

百里有二門曰虎門舊門舊門南瞰大洋有暗礁不能倚棹崇洲門金星門可泊艚船

艚船洋船不由之金星門之旁有雞籠洲小茅山虎門即虎頭門大虎山峙其東小

虎峙其西雙扉巖然海水出入其中舊橋山限之所謂粵東山有三路分三門而以

大庾為大門海有三路亦分三門而以虎頭為大門東西一洋之所往來以此為咽喉

者也橫檔山有東西礮臺與南山三門礮臺聲勢相應虎門協副將領之上有虎門寨

明萬曆十六年建武山前旋徙山後國初毀於寇康熙二十六年建今寨于石旗

歲築土為之周圍一百八十六丈久之圯五十七年改建磚城官兵自邑還駐之

虎門記虎頭門以虎山得名山有二西曰小虎山東曰大虎山如連珠巨浸中橫折

而東南又橫檔山左南山相距五六里巋然雙闕而海出入其間界中外故曰門橫

嶺山首尾樹砲台二高水面約五十仞南山砲台一可三仞及水俱宿目兵馬備南
山下十餘里三門砲台一三門者山前突二石梯波割水為三也目兵如各砲台數

橫橋南三十里許為龍穴山先置汛哨今廣南山東南三四十里為校椅灣畧如郊
闕形而已曠廓外絕涯溪矣虎山內外重洋而門當其最深流處蕃船及內群巨艦

必由以入絕獅子洋連廣州海面谷關也而門左右率淺洋惟不任艦船行他縱所
如寥手閉外夷之門一而開內攘之門且千矣夫陸有岡海有港此勝敗得失之地也

虎頭門既城石旗麓聚兵一千八百八十八人須於副總兵官而偏師亦往往守港
口但使聲援固有不及過詞固有不謹重門擊柝以禦暴客庶其懋而後後患哉雖

然海門以閩內外也外因於內變生於常道必又有制治于兵防之先者釋今種
望虎門諸山詩海門山滅沒蒼翠似空天暮去惟餘影秋來不是烟瀑高難作警察

小易成妍悵望離衣客攀松何處邊方殿元登虎頭山詩朝發扶胥口暮宿虎頭
山不見落霞明安知水與天須史明月吐雲浪何處萬里盡明鏡縹渺來神仙夜

深長鯨伏天未靜無湖紅日中夜生星宿不足觀顧視人世間萬象猶淺淺欲
乘大鵬翼高舉凌雲端南遊建德國去莫可攀誰為送我者回首失匡間又名

秀山家張世傑奉帝昴退保秀山即此今日僧候汝詩乘流趨海門湖洄挽孤船山
廖廓洶湧怯崖嶺要眇疑天落蛟沫滾餘腥雲灑空澤星漢夾人語夜氣以磅礅

企西緬汝遲說索謂風虐蒼壁聞悲狄霧變知坵壑失所耐風波花病思棲託孤嶼
大洋東零丁感今昨撫由是踰獅子洋釋今種出獅子洋作忽爾乾坤大浮沉黑浪

惻愧文山浩歎將馬作由是踰獅子洋釋今種出獅子洋作忽爾乾坤大浮沉黑浪
桴道欲窮朝宗餘一島尚見百川東望海詩虎門東浩淼水與白雲平海入黃埔

是為今諸蕃舶口虎門天啟海濶而多礁舟觸之立碎蕃舶至必官給引水人導之
入固天設之險也又虎門下有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現城闕樓臺車騎人

物倏忽萬狀康熙丙辰見戈甲之形粵有兵變蓋海市也梁佩蘭海市歌暮空無人
忽成市上不在天下不在

忽成市上不在天下不在

地月烟黃黃日烟紫日之升氣之凝瑞瑤瑤蓋瑤瑤釘大吹龍笙細擊鼗鼓海童緩歌
海如急舞海水開龍王來龍王來龍王來龍王並駕車如雷龍女後至何遲哉市人市中設
龍坐聚寶換寶市在左蕃奴來市騎水岸上寶負在大尾葦老蛟人身目魚目手執
大禹治水玉魚兒無寶雜市中笑指海上天虹紅市東賣人好走馬寶光射馬馬不
下龍王殿寶空掉頭身掉五色龍鱗裝龍母見寶不開口定海魚鬚尺持手龍女戲
鄰紅珍珠威飾掉尾新羅襪世人眼暗不識寶海中有寶偏不顧海市寶多世人奈
何扶桑花落東北角海水成水要人鑿海
水吹風吹動龍王宮水生一片海市不見

北則青洲山前山澳山盈盈隔一海茲山浸其中。廠壞砥礪木椽嶠岼蒼蔚石氣凝
青與波光相上下境殊幽勝明嘉靖中佛郎機既入澳三十四年復建寺於茲山高
六七丈閎敞奇闊知縣張大猷請毀其高墉不果天啟元年守臣慮其終為患遣監
司馮從龍毀其所築城着不敢拒今西洋蕃僧構樓榭雜植卉果為澳夷遊眺地

刪青洲島詩突兀中流亂石隈青洲咫尺擬蓬萊潮頭撼岸晴還雨屋角鶯濤盡起雷
射犬吠花人跡斷飢鳥占樹鳥聲哀憑誰為向馮夷道還與華亭作釣臺印光任
任青洲烟雨詩海天多氣象烟雨得青洲紫霽冬疑夏蒼涼春亦秋鐘聲沉斷岸帆
影亂浮鷗景吐瀟湘勝何人遠倚樓張汝霖寄從青洲飯罷抵澳詩樓船鼓角曉
風催載到厨烟翠一堆山勢不根浮樹出鐘聲微渴帶潮來已同納結字西至猶見
頰葵戶北開一段海霞紅蕪處粉牆高下簇蓮台有田如船以風帆路問烟波什伯
更望斷海山人不返重來樓閣草無情即蘇不怪生哀漢瑪竇何心納故明
即今殿未雨百年滋蔓一時清時奉教查禁天主邪教故落向云爾又北

為秋風角為娘媽角一山嶮然斜插於海磨刀特其西北接蛇埭南直澳門險要稱
最上有天妃宮其前山逸北由陸道雍陌明萬曆中設雍陌營踰逕頂達鳳樓嶺以至於縣諸

山之見於志者甚夥。特不繫於澳。取其一二要者著於篇。

澳西不十里有北山下為北山村沙尾村西為燈籠洲其與秋風角對峙者曰南埜

角旁為掛梭山船可寄梭他如雞籠鷄洲橫洲白藤天淋小淋三板洲皆孤絕無寄

泊處又西為天托山小托山大磨刀小磨刀山有砲臺上下二門曰馬驢曰黃鷹逼

此為虎跳門崇禎十年紅毛駕四船由此門入廣州求市外有島廣百餘里是為浪

白窰明初諸蕃互市於此嘉靖中始移濠鏡萬曆三十五年番禺舉人盧廷龍計偕

入都請盡逐澳中諸蕃出居浪白外海當事不能用又有泥灣門鷄啼門兩門之間

有稅夾石蕃鬼岩然惟大小托大小磨刀有港可泊船云又西為黃楊山上有張世

傑墓張汝霖修宋太傅樞密副史趙國張公墓碑太傅自兵沮事亭與文陸二公決計航海文公旋陶五坡陵以儒臣流離進講獨公艱難播柱卒之君死國臣死

君孤忠大節扶宇宙而植綱常今其遺聞往蹟若滅若沒於溪山杳藹間令人憑弔

低回不能去其祠在厓山者曰大忠並祀文陸廣州小南門外亦然陽江則專祀太

傅其墓一在平章山一在香港之黃楊山即今所修者考宋史載公溺死平章山下

元史謂死海陵港口平章即海陵東峯諫陽江境公之辨香祝天覆舟於此無疑而

故一統志即據是以定公墓何也黃淳志載公死諸將得其屍焚之山骨葬湖居里

赤坎村柯令封平章山墓陳公甫以詩弔之曰大封赤坎墓昭昭家所聞至黃才伯

則曰湯江不見湖居里此地真傳太傅墳若是者果孰信而孰疑耶余謂陸公於厓

門負帝赴海今其墓乃在潮州嶼中蓋太傅兵敗張弘範乘勝追躡二公雖已授命

殘卒故部勢不獲即於死所從容封壙須臾之稍遠而後克葬亦固其所况赤坎村

近在黃楊山麓寶故潮居里地而平章所屬曰壽文都此其尤較著者史書其所死

而不詳其所葬後人遂以死所當之要不越才伯所稱祀在陽江墓在湖居者近是
公甫之詩亦偶未深考耳邑南里許曰天王橋沙涌有宋行宮端宗殿蹕馬南寶宅
所經也全后陵在梅花水間遺民故多為疑以疑人者當是時宋事已無可為太傅
屯井澳駐厓門乘二十萬緡七閱月瀕海之邦其君子贊策而宣猷其小人執戾而
饋餉雖至於敗亡誅滅而有所不悔其公之精識義烈俾犯難而忘死歟抑斯民忠
義之性激發而自效歟都人士生忠義之鄉千載而下流風不泯過公墓者東睇零
丁西眺慈元感歎之餘吾知必有油然而興者矣先是將表公阡風勵士庶冀得考證
國籍衷於一是會張生沛景等來請即割俸以倡并置西坑遷田三十餘畝畀景等
掌之以黃梁都司巡檢察數而尸其祀學畫甫定墓亦竣工乃詳為之辨而著其闕
於風教者昭示來許公諱世傑范陽人宋太傅樞密副史越國公事具宋史既紀於
碑又為之歌以侑神其辭曰我公之勇莫扶天頽表公之忠炳於日星臣力竭矣海
陵之舟臣鬼厲兮雲中之牙嗚呼臣宜葬于魚腹兮胡諸將函骨於此邱黃楊之山
赤坎之原雲為高兮烟為垣月為輪兮霓為旂兩紛紛兮雲其來風颯颯兮以歸潮兮
神其陟乎天閭焜焜而悽愴兮式如聞而如見天壤一坏霜露一毛兮庶我享而我
鑿 [羅天尺張司馬修復張太傅墓奇示碑文因感成歌陸爾憲問呼白鵝黑雲片
片來厓山澳門司馬昨書至投我墓碑一帝碧血何斑斑司馬重修越國墓鬼雄執
役國殤獲正氣增培赤坎村忠魂不用天閨訴表忠原是男兒心天網共挽無古今
况爾航海三君子太傅所值尤艱辛廣運已終沈塊肉焚香額天向天哭乾坤氣被
腥羶熏盲風掀揚舟竟費海陵之海大如天公忠豈待精衛填肉香鳥鳥不敢啄葉
葬墓道人爭傳遺民不忍言其處恐為射鵰人所妬平章山又黃楊山兩處俱種冬
青樹樹種黃楊冬愈青白虹氣吐忠魂停司馬精誠默相提伐石表墓書忠貞我讀
墓文拜復泣恍如越國空中立文山手携玉帶生陸公凌波衣帶濕同時騎鯨賢張
傅雲旗風來去時雨我擊如雷作長歌勒在碑陰同一處 [郭植張太傅墓為相圍
司馬新修因賦長歌奉寄北風勁烈吹大地山河破碎白雁字魯戈揮日日無光赤
可為淮南力竭鼓聲死扼吭歌殘調變徵長蛇辟掬地來白骨如山燐火起是時
九廟神不靈趙家一髮引于鈞戰士背裂為飲血江濤悲嘯天晦暝太傅龍驤眾中
出勤王義奮走健卒雙手敵將華嶽移此志文山共奇岷茫茫滄海雲垂波鯨鯢窟

上卷

形勢篇

五

宅龜鬻窠四顧中原無片壤扶君島上劍橫磨一戰再戰力如虎千軍萬軍視全敵
時手不利舟飛翻生使馮夷擲一怒鍊骨得遺民埋鍊膽難令焚作仄黃楊山暗
子白楊雨滿腔孫憤激風雷歲久若堂非復故巖窟碑豐草仆野孤夜穴荒屯
沉汗朝朝伐昏霧英雄湮沒已堪嗟况乃精忠貫雲霞古先弗為重拂拭天壤名教恐
華表鶴來歸馬文章伯神晤前良感魂魄一來淩鏡政優尚向空山理往蹟新
五百年厓門已事銷風烟湖居猶駭人淚悲詞放作瓊瑤篇我讀悲詞重太息霧
鎮疑陵壽星黑梅花永福絕悵然父老誰為奠寒食太傅心留一片丹不葬波魚葬
名燬夜臺應大幸田橫革生前擁戴死盤桓獨惜易名典祀乏何時朱羹廂兩夾飛陟
峯頭擊鼓唱大招神馬重騰顯全甲李卓揆和張司馬修張太傅墓成示張劉諸
子之作正氣乾坤萃丹心宇宙懸艱難取義日慷慨致身年濁浪能傾國精魂欲化
烟一棺封馬鬣諸將哭牛眠夜流燐大山山啼杜鵑荒村雲杏漢寒食草綿羊麥
飯無人薦漆燈何處然獨忠勞即伯襄事屬羣賢飽問潮居里重尋赤坎軒鳩工宿
草雜嵌石舊鎬錫巖業迴孤島淳泓而大川龍吟清澗月猿啼曉風天關顯扶名教
經營置祭田春秋將威典俎豆肅芳荃髮鬢雲旗降依稀全甲旋鶴歸丹嶽頂鳥集
化臺邊永福陵遙報紹興技播遺早時全蓋見昨日玉魚傳白骨終難合冬青亦可
憐人間徒有恨地運速遭當四廣終古厓門留一掌瑞宗太后兩荒陵猿毛蕭條穴捧
世傑墓碑歌刻運速遭當四廣終古厓門留一掌瑞宗太后兩荒陵猿毛蕭條穴捧
芥陸相踏海文相存空有越公陪臺葬藁道踪幾銷歇海陵崩浪魚龍揭三尺誰
封赤坎墳一杯莫記黃梁竭年年麥飯薦遺民點點棠梨過冷節香山司馬才無比
懷古悲秋長劍倚行部時時弔夕陽辨疑縷從青史移文一旦禁樵蘇五百年來
廢壁起大書特書神道旁豐碑轟轟凌宮蒼豈綠異代感興廢直為千古扶綱常我
來展讀剔幽翳行問字裏雷霆銜雲旗風馬候往事為鬼雄分魂魄厲昔年行殿表
慈元東山芳躅白沙記鴻筆翩翩映後先一徑氤氳團正氣蕭山陵寢恨羊年玉匣
珠襦散似烟憑君更請東下為黃梁都有巡檢司城方一里都司戍之精南為誠湯
青引吟向風前拜社鷗

門外為三窟山產鹽有大使領之高瀾山多鹿元海寇劉進據之明初平有腴田三

百頃居民烟火與三窟相望。又有牛角山、鷄心洲、馬鬃洲。

其南有四山曰：螻田、曰：馬驕、曰：上灣、曰：芒洲。為丙十字門。又二十里有四山曰：舵尾、

曰：鷄頸。印无任鷄頸風帆詩浩淼帆樯出銀濤擁一痕排雲騰鼓翻掛曰：橫琴、曰：九

澳。為外十字門。澳夷商船出入必由之。橫琴山下有仙女澳。相傳有樵者見二姝殊

麗。就視之。化雙鯉。今有雙鯉石。宋益王昱南遷泊此。丞相陳宜中欲奉昱葬。占城颯

作星殞宜中遁。殿帥蘇劉義追之不及。夜有火燒舟。艦幾盡。一名深井山。澳曰井澳。

黃瑜悲井澳詩白雁過江南破更無一寸土可生自闌入廣隨波流氣塵暗天天亦

愁黃蘆盡岸風颯颯上有深井下有仙女澳漁舟不往御舟到風吹御舟力排鼻嗟

嗟悲哉誰與告誰與告兮悲復悲逢厓則止會有時星星之火奚滅為君不見青苗

行時不敢語大事已逐黃龍去又不見金牌出時不可回殺氣先傳白雁來舒王生

邪王死宋家刑賞乃如橫琴二山相連。為大小橫琴。元末海寇王一據之。印无任橫

此嗟嗟井澳徒悲爾五十里曰蒲臺石。又東南為老萬山。自澳門望之。隱隱一髮。至則有東西二山相距

三四十里。東澳可泊西南風船。西澳則東北風船泊之。山外天水混茫。雖有章亥不

能步。鰲足鵬翼之所託已。歲五六月。西南風至。洋船爭望之。而趨。至則相慶。山有人

魁結。見人輒入水。蓋盧亭也。晉賊盧循兵敗入廣。其黨泛舟以逃。居海島久之。無所

得衣食。生子孫皆裸體。謂之盧亭。嘗下海捕魚充食。能於水中伏三四日不死。事見

月山叢談。多伏莽。

釋今種盧亭詩。老萬山中多盧亭。雌雄一一皆人形。綠毛偏身。祇

將魚來。缺容穿。肥紫藤花。無名生食。諸魚不烟。火一大鱸魚。持向我。慶勤更欲求。香

鰓。雌者。腰身時。媵。如。在山。知不是人魚。乃是魚人。山上居。鱸。茅作屋。數千百。海上漁

村多。不如盧。猶。苗。喬。母。乃是化。為。異。類。關。天。理。或。有。衣。裳。即。古。人。避。秦。留。得。多。孫。子

我亦。秦。時。古。丈。夫。手。携。綠。毛。三。兩。媵。然。因。誤。餐。殺。與。肉。遂。令。肥。重。非。仙。癩。盧。亭。羨。爾

無拘束。裸。國。之。人。如。可。畜。狸。狸。能。言。雖。不。如。彼。却。未。離。禽。獸。族。魚。人。自。是。洪。荒。人。如

狸。飲。血。何。狂。猿。我。欲。衣。服。易。鱗。介。盡。教。遠。遁。皆。吾。民。自。古。越。人。象。龍。子。入。江。繡。面。兼

文。身。醜。然。人。而。能。雪。恥。羞。勝。中。州。冠。帶。山。故。名。大。奚。山。有。三。十。六。嶼。周。三。百。餘。里。居

倫。鵠。酒。豆。肉。且。分。與。期。爾。血。氣。知。尊。親。山。故。名。大。奚。山。有。三。十。六。嶼。周。三。百。餘。里。居

民不隸征徭。以魚鹽為生。宋紹興間。招降之。刺其少壯者充水軍。老弱者放歸。立寨

有水軍使臣及彈壓官。慶元三年。鹽禁方厲。復嘯聚為亂。遣兵討捕。墟其地。以兵戍

之。未幾罷。後有萬姓者。為酋長。因呼今名山產雀。壯如鵠。鵠而大。戴青被翠。自呼其

名曰兜兜。其出則風。雍正七年。兩山各設砲臺。分兵戍之。及瓜而代。與大嶼山屯哨

為犄角。則澳門虎門之外蔽也。

粵之風。以言手方位。朱鳥所直。是故南風為正。而北為逆也。以言手時令。春夏多南

風。而秋冬多北也。是蕃舶之所視為去來者也。山曰息風。曰風穴。從手地也。寒而為

颶。為颶。暑而為青東。為赤游。為狂龍。從手時也。失其位與時。則風之變也。厥名颶。起

自東北者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而皆至南乃息謂之迴南故曰颶者具也具四方之風也又懼也始懼其來終懼其復作也或曰陸胤傳云南海歲有颶風颶者舊之訛也故說文無颶或曰楊慎曰颶當作颶音貝故俗曰風報報者貝之轉也颶必有兆蘇子所云非稜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以南翔者或曰半虹亦曰破蓬則颶母也瀕海之民設為占候之法以定趨避長年三老尤所諳悉雖蕃人亦按節序辨雲日察草木鳥獸而驗之今詳其已驗者於篇

正月初四日接神颶初九日玉皇颶

此日有颶則一年之颶皆驗否則各颶有不驗者

十五日三官颶二十

九日龍神會颶又初八初十十三二十二二十六日午時有風無風則雨

二月初二日白鬚颶初七日春期颶二十一日觀音颶二十九日龍神颶又初二

初九十二十七二十四三十日酉時有風三月初三日真武颶初七日閻王颶十

五日真君颶二十三日天后颶又清明日忌北風又初二初三初十十七二十七

午時有陰雨四月初一日白龍颶初八日佛子颶二十三日太保颶二十五日太

白颶又初八初九十九二十三二十七午時有陰雨五月初五日屈原颶十三

日關帝颶二十一日龍母颶又忌雪至風距正月雪日一百二十日則其候也又初

五初十三二十九二十九日酉時有惡風 六月十二日彭祖颶十八日彭婆颶二

十日洗炊籠颶 又初九十二十八十九二十七 卯時有大風 七月十五日鬼

颶十八日神煞颶 又初七初九十五念五念七 卯時有大風 八月初一日竈君颶

初五日天颶旬十四日伽藍颶十五日魁星颶二十一日龍神颶 又初二初三初八

十五十七二十七 主大風 九月初九日重陽颶十六日張良颶十九日觀音颶

二十七日冷風颶 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 主大風 十月初五日風信颶十一日

水仙颶二十日東岳颶二十六日翁爹颶 又初十五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七

卯時有大風 十一月十四日水仙颶二十七日普庵颶二十九日西岳颶 又初

一初三三三十九二十六 主大風 又有冬至風 十二月二十四日掃塵颶二十

九日天盆颶 又初一初二初五初六初八十一十八二十二二十六二十八日有大

風雨 右各風信較嶺南雜記香祖筆記所載尤詳或欲存日而去名然為梅師船爽示趨避雖儻何傷

潮之為說亂矣葛洪謂天河激湧洞真正一經云地機翕張虛聲以日激水而潮生

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惟姚寬以日者重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

太陰之精水者陰屬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

於賦。魁隨於上下。弦息於輝胸。故潮有大小。馬徐叔明曰。天包水。水承天。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是二說者。君子有取焉。粵諺曰。初一十五。水上日午。初九二十三。水大牛歸欄。蓋候潮之驗也。而瓊海潮晝夜惟一汎。半月潮長。酉流。半月消。則東流。則又何說耶。澳門春潮大於寅卯辰辰夏潮大於巳午未。秋大於申酉戌。冬則大於亥子丑。是亦四氣五行之可據者。澳以外多礁。下旋者必逐潮而徙。方無撞閣患。則潮汐日時之不可以弗審也。余靖海湖序古

之言潮者多矣。或言如橐籥。翕張或言如人氣呼吸。或云海鏡出入皆無。總據唐盧肇著海潮賦。以謂口入海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東至海門。南至武山。旦夕候潮之進退。望視潮之消息。乃知盧氏之說出於胸臆。所謂蓋有不知而作者也。夫陽燧取火於日。陰鑑取於水。月從其類也。潮之深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深。手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手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于月。不繫于日。何以知其然。手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日達其潮。乃大合朔之際。潮殆微絕。此固不知潮之率也。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于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連。故潮之來去。亦合。齒不盡。非謂近于日也。盈虛消息。一之于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深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昔

賈氏為記以謂潮虛于午此候于東海者也近燕公著論以謂生于子此測于南海者也又嘗聞于海賈云潮生東南此乘舟候潮而進退者爾古今之說以為地缺東南水歸之海賈云潮生東南亦近之矣今通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云嘗候于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緩三刻有奇上弦則午而平望以前為晝潮望以後為夜潮此皆臨海之候也遠海之處則各有遠近之期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為夜潮以後為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為晝潮上弦已後為夜潮日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為夜潮上弦已後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羅寧默詠潮詩

初一日寅末長巳末消申末長亥末消 初二日卯初長午初消酉初長子初消
初三日卯末長午末消酉末長子末消 初四日辰正長未正消戌初長丑正消
初五日辰末長未末消戌末長丑末消 初六日巳初長申初消亥初長寅初消
初七日巳正長申正消亥正長寅正消 初八日巳末長申末消亥末長寅末消
初九日午初長酉初消子初長卯初消 初十日午正長酉正消子正長卯正消
十一日未初長戌初消丑初長辰初消 十二日未正長戌正消丑末長辰末消
十三日申初長亥初消寅初長巳初消 十四日申正長亥正消至十五日寅正長
巳正消 其十六日至於三十日與初二日至十四日畧同 澳門記畧形勢篇終

澳門記畧上卷

清寶山 印光任

清宣城 張汝霖

纂

官守篇 政令附

唐宋以來諸蕃貢市領之市舶提舉司。澳門無專官也。正德末，憇佛郎機頻歲侵擾，絕不與通。嘉靖初，有言粵文武官俸多，以蕃貨代，請復通市。給事中王希文力爭之。王希文重邊方，以魁民命，臣竊惟天下之務莫急于邊防，邊防之害莫甚于海。數且如蕃舶一統，無外萬邦來庭，不過因而羅占城、琉球、爪哇、淳汛五國貢賦，道經于東莞。我祖宗一統，無外萬邦來庭，不過因而羅占城、琉球、爪哇、淳汛五國貢賦，道經于東莞。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為伴送，附搭貨物官給鈔買其載，在租訓謂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多帶行商，陰行說詐，故阻之自洪武八年阻至洪武十二年方且得止。諄諄然垂戒也。正德間，佛郎機名混進突至省城，擅違則例，不服抽分，竟食嬰兜。攜掠男婦設柵，自固火銃橫行，犬羊之勢，莫富虎狼之心。願淵賴有前海道副使汪鏡，併力驅逐，肆我皇上臨御威鎮絕域，邊境輯寧，凡俘獲敵酋悉正極典，民間稽顙稱慶。以為蕃舶之害可永絕，而疆圉之防可永固也。何不踰十年而折俸有缺，貨之爾矣。撫按上閱復之章矣。雖一朝廷臣集議不為無見，然以祖宗數年難沮之敬幸，慎柔以布朝廷威德，設有如佛郎機者，冒進為患，則將何以處之。手其間，守巡按視頻煩，官軍投索居民，騷擾耕樵，俱廢束手無為，魚鹽不通，生理日困，皆不足論。以堂堂天朝而納此輕瀆之貢，治之不武，不治損威誠無一可者。臣竊仰陛下控馭西北諸夷，恩威並用，誠若知其跋扈之狀，必不輕從此議也。幸令善納，雖未報至，然守備

已先戒嚴。刷擄民船。海島生變。邊釁重大。誠為可憂。如蒙皇上重威守信。杜漸防微。乞教部院轉行。按巡除約束備倭。不致侵擾外。仍乞申明祖宗舊制。凡進貢必有金葉表文。未者不過一舟。舟不過百人。附搭貨物。不必抽分。官給鈔買。頑民不許私相接濟。如有人貨兼獲者。全家發遣。則夷貨無售。其私不待沮之而自止矣。蕃船一絕。則備倭可以不設。而民以聊生。蕃船禁絕。已而巡撫林富言。互市有四利。祖宗朝諸監課可通。而理僮之利皆集矣。蕃船禁絕。已而巡撫林富言。互市有四利。祖宗朝諸蕃朝貢外。原有抽分之法。稍取其餘。足供御用。利一。兩粵比年用兵。庫藏耗竭。籍以充兵餉。備不虞。利二。粵西素仰給粵東。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若蕃船流通。則上下交濟。利三。小民以懋遷為生。持一錢之貨。即得展轉貿易衣食。其中利四。詔從之。諸蕃之復通市。自林富始。十四年。都指揮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船口于濠鏡。歲輸課二萬金。澳之有蕃市。自黃慶始。三十二年。蕃船託言舟觸風濤。願借濠鏡地。暴諸水濱。貢物海道副史汪柏許之。初僅菱舍。商人牟奸利者。漸運瓊甌。檳榔為屋。佛郎機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望。久之。遂專為所據。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佛郎機既據澳。至萬曆二年。建閘於蓮花莖。設官守之。而蕃夷之來日益眾。龐尚鵬區畫濠鏡保安海隅疏

竊惟廣東一省。西北聯絡五嶺。東南大海。在馬變夷雜居。禁網疎濶。海倭山寇。出沒擾攘。見有經畧。臣不敢煩瀆。外謹摘其禍切門庭者。著為論列。惟陛下試垂聽焉。廣州南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陌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外環大海。乃蕃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夷人入貢。附近貨物。照例抽盤。其餘蕃商私齎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于撫按衙門。始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其通事多漳泉寧。結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椎髻環耳。效蕃衣服。聲音每年夏秋間。夷舶乘風而至。

祇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又借馬往年俱船浪白等澳限滿海洋水土其
惡難於久駐守澳官權令搭蓬棲息殆船出洋即撤去之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菜
室居而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歲規厚利所獲不貲故
舉國而來負老携幼更相接踵今夷眾殆萬人矣詭形異服劍芒大炮瀾滿山海喜
則入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姦人且導之凌轢居民蔑視澳官若一旦豺狼改慮擁
衆入據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趨會城俄頃而至其禍誠有不可言者可
不逆為之慮耶議者或欲縱火焚其居室散其徒黨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消幾
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疑忌之隙已開其端議者又欲將濠鏡澳
以上雍陌村以下山徑要隘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臣一員駐劄其間委以重權時
加譏察使華人不得擅出夷人不得擅入惟抽盤之役驗執官票者聽其交易而取
平馬是亦一道也然關城之設勢難而援寡或變起不測適足以為濠鏡之資臣愚
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明諭以朝廷德威使之撤屋而隨船之往來
其濠泊各有一定所悉遵往年舊例如或徘徊顧望即呈督撫軍門陳兵境上懲諭而
譬曉之必欲早為蕙全之慮而後已若以威勢為憂則禍孽之萌亦當早見而預待
之故着船扣盤雖一時近利而竊據內地實將來隱憂實類既繁根株難拔或謂彼
利中國通關市宜忍為雙執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明者未萌况已著手惟督撫
軍門加意調停毋逆其嚮慕中國之心而亦有以陰折其驕悍之氣自後使着船入
境仍泊往年舊澳照常交易無失其關市歲利復嚴布通着之令凡奸人之私買着
貨畔民之投入着船及畧賣人口擅賣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習知有法之可畏
而不敢為射利之圖區畫既定咸信洽孚則諸夷自將馴服而默奪其邪心潛消禍
矣本吏茲土者皆畏懼莫敢詰甚有利其實貨倖禁而陰許之者總督戴耀在事十三
年養成其患香山知縣蔡善繼甫履任即條議制澳十則上之未幾澳弁以法繩夷
目夷諱將為變善繼單車馳往片言解縛悍夷至堂堂皇下痛笞之故事夷人無受笞
者善繼素廉介夷人憚之故帖息然善又潛匿倭賊四十二年總督張鳴岡檄令駭

倭出海。因上言。粵之有澳夷。猶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賊。猶虎之傅翼也。今一旦驅斥不費一矢。此聖天子威德所致。惟是倭去而蕃尚存。有謂宜勦除者。有謂宜移之浪白外洋。就船貿易者。顧兵難輕動。而漫鏡在香。山內地。官軍環海而守。彼日食所需。咸仰於我。一懷異志。我卽制其死命。若移之外洋。則巨海茫茫。奸宄安詰。制禦安施。似不如申明約束。內不許一奸闖出。外不許一倭闖入。無啟衅。無弛防。相安無患之為愈。部議從之。因設叅將於中路。雍陌營。調千人戍之。又奏請就其聚廬中大街中貫四維。各樹高柵。榜以畏威懷德。分左右定其門籍。以旅葵明王慎德四譯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服食器用二十字。分東西各十號。使互相維繫。譏察毋得容奸。一聽約束。皆用海道俞安性之議也。海道副史其屬有海防同知。安性復條俱五事。勒石永禁。與澳夷約。惟海防同知命。一禁畜養倭奴。凡新舊澳商。敢有仍前畜養倭奴。順搭洋船貿易者。許當年應事之人。前報嚴拿。處以軍法。若不舉一併重治。一禁買人口。凡新舊夷商。不許收買唐人子女。倘有故違。舉覺而占。法者。按名究追。仍治以罪。一禁兵船編餉。凡番船到澳。許卽進港。聽候文抽。如有拋泊大調環馬騰洲等處。外洋卽係奸刁。定將本船人貨。焚戮。一禁接買私貨。凡夷趁貨物。俱赴有城公賣。輪餉如有奸徒。潛運到澳。與夷執送。提調司報。道將所獲之貨。盡行給賞。首報者。船器沒官。敢有違禁。接買一併究治。一禁擅自興作。凡澳中夷寮。除前已落成。遇有壞爛。准照舊式修葺。此後敢有新建房屋。添造亭舍。擅興一土。天啟元年。改設叅將於前山寨。陸兵七百名。把總三。

員哨官四員。水兵一千二百餘名。把總三員。哨官四員。哨船大小五十號。分戍石龜潭、秋風角、茅灣口、掛梳角、橫洲、深井、九洲洋、老萬山、狐狸洲、金星門。防制漸密。終明之世無他虞。先是有利瑪竇者。自稱大西洋人。居澳門二十年。其徒來者日衆。至國初已盡易西洋人。無復所為佛郎機者。順治四年。設前山寨。官兵五百名。叅將領之。如兩王入粵。增設至一千名。轄左右營。千總二。把總四。康熙元年。以撫標汰兵額五百名。增入寨額。分戍縣城。三年。改設副將。增置左右營。都司僉書守備。其千總把總如故。共官兵二千名。時嚴洋禁。寨宿重兵。而蓮花莖一關。歲放米若干石。每月六。啟文武官會同驗放畢。由廣肇南昭道馳符封閉之。七年。副將以海氛故。請移保香山。留左營都司及千總守寨。分把總一哨。戍間二十三年。海宇大甯。弛洋禁。五十六年。禁商船出買南洋。明年。復以澳夷及紅毛諸國。非華商可比。聽其自往。呂宋噶囉吧。但不得夾帶華人。違者治罪。碣石總兵陳昂言。夷船入廣貿易。宜起其墩。大另設關。東以嚴防。凡夷船入口。起墩封棧。扁之一舍。故閩例也。昂故以為言。不果用。方是時。國家威德無遠弗屆。臺灣既入版圖。南澳復建重鎮。申巡海之令。總督楊琳因上防海六議。分全省為三路。以大鵬而西。廣海寨而東。為中路。虎門香山二水師。

裨將為統巡。餘為分巡。占青雲之干呂。測海水以不波。重九譯者。磨至走百貨於龍

庭。伊古未有若斯之隆者。雍正三年。定澳門夷船額數。從總督孔毓珣之請也。孔毓

誠所以包容。覆育。俾得安居樂業。但種類日繁。惟資出洋貿易。若無以防範。恐逐利

無厭。必致內誘奸滑。外引蕃夷。混淆錯雜。漸滋多事。查澳門夷船。舊有一十八隻。又

從外國買回七隻。大小共二十五隻。請將現在船隻。令地方官編列字號。刊刻印烙

各給驗票一張。將船戶舵工水手及商販夷人該管頭目姓名。俱逐一填註。票內出

口之時。於沿海該管營汛。驗明掛號申報督撫存案。如有夾帶違禁貨物。併將中國

人偷載出洋者。一經查出。將該管頭目商販夷人。并船戶舵水人等。俱照通賊之例

治罪。若地方官不實力盤查。徇情疎縱。事發之日。俱照諱盜例題參革職。此夷船二

十五隻。題定之後。如有實在朽壞不堪修補者。報明該地方官查驗明白。出具印甘

各結申報督撫。准其補造。仍用原編字號。倘有敢偷造船隻者。將頭目工匠亦俱照

通賊例治罪。地方官失于覺察者。亦便照諱盜例革職。其西洋人頭目。遇有事。故由

該國發來更換者。應聽其更換。其無故前來之西洋人。一概不許容留。居住每年於

夷船出口入口之時。守口各官。便晚票將各船人數姓名逐一驗明。通報倘有將無

故前來之人。夾帶入口。及容留居住者。將守口各官。并該管之地方文武各官。照失

察例。謀處船工水手及頭目人等。俱照窩盜例治罪。八年。禁西洋海泊。毋得販黃金出洋。九年。移香山縣丞於

前山寨。議者以澳門民蕃日眾。而距縣遼遠。爰改為分防澳門縣丞。察理民夷。以專

責成。今上御寓之八年。始以肇慶府同知。改設前山寨。海防軍民同知。以縣丞屬

之。移駐望廈村。用理徭南澳同知故事。增設左右哨。把總馬步兵凡一百名。撥檣哨

船四桅馬十騎。於香虎二協。改撥別為海防營。直隸督標轄首邑。一曰番禺。支邑三。

曰東莞曰順德曰香山。一切香虎各營。春秋巡洋及輪防老萬山官兵沿海汎守。機

宜皆得闕白辦理。其體貌崇而厥任甚鉅。馬廣東按察使司潘思渠為敬陳。擱輯澳

州府屬香山縣有澳門一區。東延一十餘里。三面環海。直接大洋。惟前山寨一綫。陸

路通達。縣治實海疆之要地。洋船之嚟。唯也。前明有西洋蕃船來廣貿易。暫聽就外

島搭寮。棲息回帆。撤去迨後。准令歲納地租。始於澳門。建造屋宇。樓房。春居住。并招

民人賃居。樓下歲收租息。又製造洋船。往來貿易。沿以為常。我朝懷柔遠人。仍准依

樓澳地。現在澳夷計男婦三千四百有奇。內地傭工。裁業之民。雜居澳土者二千餘

人均得樂業安居。誠聖天子覆幬無外之盛治也。伏思外夷托處內地。祇圖市易

通商。規取歲利。原可毋庸禁絕。若如前明御史龐高。疑其竊據。窺伺。疏請仍令

撤房。居船灣泊。舊澳使海瑞。樓附之夷紛然失所。殊屬過當。第夷性類多貪黷。其役

使之黑鬼。奴尤為克悍。又有內地奸民。竄匿其中。為之教誘。唆使往往冒禁。觸法。禁

禁不馴。凌轢居民。玩視官法。更或招誘愚民。入教販買子女。為奴僕。及夾帶違禁貨

物。出洋種種違犯。雖經督撫臣嚴行示禁。臣亦力為整飭。究以越在海隅。未得妥員

崇理。勢難周察。臣愚以為外夷內附。雖不必與編氓一列。約束失之。繁苛亦宜明示

純尺使之遵守。查前明曾設有澳官。後改歸縣屬。至雍正八年。前督臣郝玉麟。因懸

務紛繁。離澳寫遠。不能兼顧。奏請添設香山縣丞一員。駐紮前山寨。就近稽查。第

懸丞職分卑微。不足以資彈壓。仍於澳地無益似宜仿照理。檇撫黎同知之例。移駐

府佐一員。專理澳夷事務。兼管稽查。海防宣布。朝廷之德。意申明。國家之典。章

凡駐澳民夷。編查有法。洋船出入。盤驗以時。遇有奸匪。竄匿。唆誘民夷。鬪爭盜竊。及

販買人口。私運禁物等事。悉歸查察。辦理通報。查核底防。微杜漸住。澳夷人。不致踴

於匪彘。長享天朝樂利之休。而海疆亦永荷教甯之福。矣。臣愚昧之見。是否。可採

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奏。奉 硃批。告之督撫。聽其議奏。吏部會議。得著

兩廣總督印務。策榜等。奏廣州一府省會要區。東南緊接大洋。遠國商賈。絡繹所屬

香山之澳門。无夷人聚居之地。海洋出入防範。不可不周。現駐粵丞一員。實不足以

資彈壓。查澳門之前山寨。現有城池衙署。但添設官吏。未免又增經費。似應于通省

同知通判內酌為裁并。查肇慶府同知移駐前山寨。令其專司海防。查驗出口進口。

澳門記畧 上卷 官守篇 十二

海船兼管在澳民番其所遺捕務歸并肇慶府通判兼理惟是該同知職司防海兼
理番民較諸理強廳員其責尤重若不優其體統無以彈壓夷人查粵省理強同知
例設弁兵應請照例給與把總二員兵丁一百名統於香山縣丞應移駐澳門專司
哨探船隻以資巡緝之用至前山寨既設同知所有香山縣丞應移駐澳門專司
稽查民番一切詞訟仍詳報該同知辦理再肇慶府同知原係部選之缺今移駐前
山有防海撫夷之責其缺甚為重要必得熟悉風土之員方克勝任并請改為題缺
又分防同知例給關防以昭信守擬為廣州府海防同知關防字樣至應行添修衙
署營防另行分別辦理備蒙 俞允所有經管事宜及應撥兵船等項仍容分別報
部查核等語應如該署督等所請肇慶府同知准其移駐廣州府屬前山寨稽查彈
壓屬廣州府管轄原管捕務准其歸於肇慶府同知管理香山縣丞亦准其移駐
澳門專司稽查屬該同知管轄其移駐同知原缺准其改為要缺嗣後缺出令該督
撫于現任屬員內揀選調補至該同知職司防海管理番民准照理強同知之例給
與把總二員兵丁一百名統于香山虎門兩協內各半抽撥並酌撥哨探船隻以資
巡緝所有在澳民夷一切詞訟責令移駐縣丞稽查仍詳報該同知辦理其應給同
知關防應照該署督等所擬廣州府海防同知關防字樣俟 命下之日吏部移咨
禮部照例鑄給以昭信守所有經管事宜及應撥兵船等項應俟該署督等另行具
題到日再議 虎門前明設(叅將)順治十四年設(遊擊)至康熙初與香山同改為(副將)
奉 旨依議

統於左翼鎮(總兵官)營制與香山協畧同大小哨船四十六水汛四十一曰虎門曰
南山曰橫檔曰三門曰黃茅洲曰碧頭曰大涌口曰軍鋪曰楊公洲曰梁鴉橋曰大
汾曰白市曰到埧曰望牛墩曰到灣曰黃角左口曰右口曰武山曰泗會涌曰雙岡
曰亭步曰鎮口曰鳳涌頭曰槎灣曰牌樓角曰蕉門曰白藤灣曰市橋曰蝦窩曰深
涌曰大龍口曰石子頭曰蚊洲曰獅子塔曰四沙曰新造口曰地亭曰黃埔曰濫尾

曰藤涌。曰稍潭老萬山。自雍正七年。輪遣香山虎門大鵬三協營官兵屯戍。至是皆

以同知叅會其間。制最善。先是紅夷英吉利者。頻年與呂宋構衅外洋。八年六月。呂

宋兵賊紅夷將歸。獻俘。被颶飄二戈船入獅子洋。紅夷素剽賊。明時屢入粵求市。恃

其巨礮。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即世所傳紅夷砲者。時遠邇驚詫。大府疏劾虎

門守將王璋。先任以東莞令奉檄往勘。至則諸夷以饑乏乞濟。其酋安心意殊狡黠。

先任反覆開陳大義。安心悟。釋呂宋俘。由澳門伺便還國。凡二百九十有九人。然後

為之給廩餼。葺帆櫓。嚴周防。至九月風便乃去。策公楞既以。上聞。復念惟懲可以

弭後患也。因上改設海防同知。請即以授。先任九年三月。需命未下。呂宋忽駕三

舶泊十字門外。先任適奉牒相度建署形勢。至澳訊即去年所釋紅夷俘其酋西士

古以賈書謝恩為言。而意實伺紅夷圖雪恥。先任因留澳密白大府許達其書。旋命

先任持諭往諭。以諭詞嚴正。呂酋聞之心折。四月八日。揚帆歸而。先任亦拜遷職之命。

矣。諸蕃恃巨舶大砲。然以舟犬難轉。遇淺沙即膠。或觸礁。且立破。每歲內地熟識海道

之人。貪利出口接引。以致蕃舶出入。漫無譏察。頗乖控制之宜。先任具議上請。一洋船

防衙門撥給引水之人引入虎門灣泊黃埔一經投行即着行主通事報明至貨齊

回船時亦令將其日開行預報聽候盤驗出口如有違禁夾帶查明詳究一洋船

進口必得內地民人帶引水道最為緊要請責縣丞將能充引水之人詳加甄別如
果殷實良民取其保甲親俸結狀縣丞加結申送查驗無異結發腰牌執照准充仍
列冊通報查考至期出口等候限每船給引水二名一上船引入一星馳稟報縣丞
申報海防衙門據文通報并移行虎門協及南海番禺一體稽查防範其有私出接
引者照私度關津律從重治罪一澳內民夷雜處致有奸民潛入其教并違犯禁
令之人竄匿潛藏宜設法查禁聽海防衙門出示曉諭凡貿易民人悉在澳夷場外
空地搭蓬市賣毋許私人并竄匿在澳者勒限一年准其首報回籍一澳門夷目
察其從前潛入夷教民人并竄匿在澳者勒限一年准其首報回籍一澳門夷目
賜有恩望上憲之事每自繕稟洗熱識商民赴報投遞殊為艱越請飭該夷目凡有
呈稟應由澳門縣丞申報海防衙門據詞通稟如有應具詳者具詳請示用船體統
列一夷人採買釘鐵木石各料在澳修船令該夷目將其甘結然後給與印照并報
關部衙門給要照票在省買運回澳經由沿途地方沉弁驗照放行仍知照在澳縣
丞查明如有餘剩繳官存貯倘該船所用無幾故為多報買運希圖夾帶等弊即嚴
提夷目船匠人等訊究一夷人寄寓澳門凡成造船隻房屋必資內地匠作恐有
不肖奸匠貪利教誘為非請令在澳各色匠作交縣丞親查造冊編甲約束具取連
環保結備案如有違犯甲鄰連坐遞年歲底列冊通緝查核如有事故新添即於冊
內聲明一前山寨設立海防衙門派撥弁兵彈壓番商稽查奸匪所有海防機宜
均應于各協營一體聯絡相度緩急會同辦理老萬山澳門虎門黃埔一帶營汛遇
有關涉海疆民夷事宜商漁船隻出口入口一面申報本營上司一面并報海防衙
門其香山虎門各協營統巡明年六月偵報鷄頸有紅夷三船詭言將往日本貿易
會哨月日亦應一體查報

不數日又有三船至先任聞於憲調集巡海舟師分布防範越八月初九日皆升帆
若遠揚狀俄而弗即西來告亟先任偕統巡香山協副將林嵩令各營哨船一字橫
截海面且遣澳門夷目宣諭威德會薄暮西南風作弗即西三船疾駛入口紅夷計

濞乃遂巡罷去。弗郎西即佛郎機。呂宋其屬夷也。世與紅毛讐。稱戈海上者三年。而卒以無虞者。策公之畧為多。十一年。上以福建有西洋夷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婦

開堂誦經。大為人心風俗之害。降敕查禁。時汝霖權同知事。念澳門諸夷寺外別立

天主堂。名曰唐人廟。常引內地民人入教。法在當禁。遂密揭臺院請封之。汝霖請

奏記。遵查香邑逼近澳夷。誠恐境內有稱像天主。教誘人誦習者。細加密訪。通邑城

鄉實無此等不法之徒。惟澳門一處。唐夷雜處。除夷人自行建寺奉教。不讓外。其唐

人進教者。約有二種。一係在澳進教者。係冬臘每年一次。赴澳進教。其在澳進教者

久居澳地。漸染已深。語言習尚。漸化為夷。但其中亦有數等。或變服而入其教。或入

教而不變服。或娶鬼女而長子孫。或藉資本而營貿易。或為工匠。或為兵役。又有來往

夷人之家。但打鬼。亦欲自附於進教之列。以便與夷人交往者。此種倏往倏來。不

能查其姓名。今查得林先生周世廉等一十九人。而林先生著名。嗚呼。又呼。實為周

然。為夷船之主。洋貿易。娶妻生子。此二人尤為在澳進教之魁也。其各縣每年一次

赴澳進教者。緣澳門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為進教寺。嵩為唐人進教之所。建於

康熙十八年。五十八年。重修。大德。番僧侶首而唐人。麟全以建者。向係林先生。住

居其中。以行醫為名。實為傳教。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齋。四十九日。名曰封齋。至冬

行折毀或行封錮其寺中神像經卷或行焚燒或飭文夷人收領各縣民人舉不許
赴澳禮拜違者拿究并令附近各縣多張曉示凡從前已經赴澳進教之人許令自
新再犯加倍治罪其有因不能赴澳禮拜或于鄉村城市私行禮拜誦經及聚徒傳
習者察出以左道問擬則各縣每年一次赴澳進教之弊似可漸除矣惟是在澳進
教一種有稱宜熟籌者伊等扶有資本久與夷人交關一經迫逐猝難清理其妻室
子女若令離異似覺非情若許携歸則以鬼女而入內地轉恐其教易於傳染應否
分別辦理其未經有鬼女又無資本與夷人合夥但經在澳進教自行生理者不論
所穿唐衣鬼衣俱皆勒令回籍出教安插其但有資本合夥未娶鬼女者勒限一年
清算出教還籍其妻有鬼女挾資貿易及工匠役人等穿唐衣者勒令出教穿舊
衣者勒令易服出教均俟鬼女身死之日携帶子女回籍其未回籍之日不許仍前
出洋貿易及作水手出洋充當番兵等項應先勒令改業至買辦通事澳夷所必需
但勒令易服出教不必改業仍各取具地保夷目收管備查其往來夷人之家仍打
鬼牌者一并嚴行禁止至現在十九人之外或有未經查出者除在澳進教之一法也
行首明并飭夷目查明呈報隱匿者察出治罪似亦逐漸清除在澳進教之一法也
抑更有請者夷人在澳有必需用唐人之處勢難禁絕然服其役即易從其教苟非
立法稽查必致陰違陽奉應請飭行夷目及地保人等將夷人應用唐人之處逐一
查明造冊具報歲終出具並無藏留進教唐人甘結繳查其冊一年一造有事故更
換者據實聲明如此則稽查較密而唐人不致混雜矣澳門進教原與夷人在內地
開堂設教者不同且積重之勢返之富有其方故斟酌情形期於妥便愚昧之見未
知當否亦不敢冒昧舉行相應稟鈞裁奪
民夷以肅法紀示照得武 聖朝懷柔遠人垂念西洋番船來廣交易委身風濤無
地棲止准照舊例將香山縣屬之澳門許令輪租暫住該國夷目番商亦皆恭慎謹
恪歷年以來民夷頗覺相安至于天主教禮拜誦經乃該國夷風彼自循其俗我
天朝原不禁止但不許引誘內地民人習入其教以干罪愆近聞在澳番人尚俱遵
守法紀轉有一等內地奸民竄入澳內改效番名私習其教如林姓自改其名曰
吟嘯吟並以番名各其子曰啞嘯嘯其徒李姓名曰燕啞啞者盤踞澳門之進教寺
寺入教向其取經并於每歲清明冬至之期聚集持齋習其禮拜不特為害人心抑

且大千禁令甚屬不法除林姓等已逃現飭地方文武各官嚴拿務獲重治儆示并將進教寺飭令地方官督令該澳夷目嚴加封鎖看守不許擅開倘有奸民仍敢勾引內地民人復踵前轍者立即嚴拿治罪其寺內原貯西洋經卷器物仍着番人自行收回外所有從前入教愚民本應逐加治罪第念無知被誘姑從寬典合亟曉諭嚴禁嗣後務便革而革心恪遵法紀在住澳番人寄居原為市舶其內地商行人等與之交易往來以及僱欠匠工代為買辦通事皆例所不禁仍應聽從其便但不許民人私習天主教及改易番名潛投澳內禮拜煽惑其有從前進教已改番名及既服蕃衣者許令自首改業出教免其治罪至附近各縣民人敢有私再赴澳禮拜或於私家仍習天主教誘惑眾者立將本人按律重治保隣不舉一併坐罪該地方文武各官稽查各拿倘有失察故縱定行分別嚴參至該澳夷目恪體天朝深厚之恩約束番夷循分生理自保安全不得引誘內地民人在澳習教及將封禁之進教寺擅行私開毀干天朝法度以失該國恭順之誠有干未便自明季利瑪竇以天主教入中國留都學士大夫至尊為極西聖人聞于朝名之入監公卿

以下咸重之然一二有識之士如郎中徐如珂侍郎沈澹給事中晏文輝等則深惡

之合疏斥其邪說惑眾會給事中余懋孳疏亦入乃下放屏之令將德景破邪集序向與西士游第知其

其愚法與天地球日主星主諸器以為工不知其有天主之教也比讀其書第知其

竊吾儒事天之旨以為天主即吾中國所奉上帝不知其以漢哀帝時耶穌為天主

也其書可百餘種類與佛抗而迹其人不知其以漢哀帝時耶穌為天主

絕比吾築家廟奉先而西士見過謂予此若家主更當有大主公之知手予笑謂大

主則上帝也居中國惟天子得祀上帝餘無敢干者若吾儒性命之學則畏天敬天無之非天安有畫像即有之恐不是深目高鼻一濃鬍子耳西士亦語塞或曰佛自西來作佛像利氏自大西來亦作耶穌像以大西抑西以耶穌抑佛非敢抗吾孔子然佛之徒非之而孔子之徒頗或從之者何也未幾當道檄所司逐之燬其像拆其居而抹搗其黨事急乃控於予予適瞻觀曾公曰其教可斥遠人則可於也曾公以為然稍寬其禁而吾漳黃君天香以破邪集見示則若以其教為必亂世而亟為

漢門記卷上卷官守篇十五

建鼓之攻又若以予之斥其教而縱其人為異於孟子距楊墨之為者予謂孟子
距亦說其峻然至於楊墨逃而歸則受之而以指放豚為過今亦西士逃而歸之候
矣愚自以為善學孟子特不敢似退之所稱功不在禹下耳且以中國之尊賢聖之
眾聖天子一統之威何所不容四夷八館現有譯字之官西僧七王亦賜闡教之號
即近議修歷亦令西士與欽天分曹測定聊以之備重譯一種示無外而已原不足
驅也驅則何難之有李文節曰退之原道其功甚偉第未聞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而
輒廢其居亦不必予因此意廣黃君而復數狎說之行能使愚民為所感皆吾未
能明先王之道之咎而非狎說與愚民之咎也白蓮聞香諸教入其黨者駢首就戮
意竊哀之然則黃君破邪之書其亦哀西國朝康熙八年禁各省開天主教入教
士而思以全之歟即謂有功于西士可矣

五十六年以總兵陳昂言申其禁雍正元年浙閩總督滿保復與閩撫黃國材疏陳

其害上納之敕令直省所建天主堂悉改為公所凡誤入其教者許以惟新違者

治罪自是其教不敢顯行而餘蔓潛滋晉省吳中子衿奉為神師婦女受其秘戒香

順諸大邑如紫泥諸村至門縣十字今得奉明詔而斥之微臣何幸躬其盛也十

三年春三月海防同知張薰擢守潮州上從兩府請以汝霖承其乏四月有民人

李廷富簡亞二夜入亞嗎噓安哆呢家斃之棄其屍汝霖已得主名而亞噓安哆呢

實夷兵兵頭若些庇之匿不出六府檄停交易出居民若些且增兵繕械為負嵎狀

而澳夷人無固志蕃尼蕃僧復助之因鳴鼓集訊夷法凡事確有見聞者即天主所

不宥是日稱目睹者三人耳聞者三十三人若些無如何乃縛送二犯當以棄屍而

失重罪准諸夷法永戍地滿且聲若些罪於小西洋初華人嗜利見役於澳夷久之
被其凌虐有至死者有司率匿不以聞乾隆八年秋晏些噓刃陳輝千致斃策制軍
下其事香山令王之正屢諭屢抗晏些噓卒伏法因上言化外人有犯原與內地不
同請訊明確切詳候核定地方官同夷目將犯人依法辦理免其交禁解勘一面據
實奏明庶上申 國法下順夷情 詔可其奏著為令

刑部一併奏明事札付內閣
抄出據兩廣總督策楞等奏

前事本即該督等奏稱澳門地方係民蕃雜處之地乾隆八年十月十八日在
澳貿易民人陳輝千酒醉之後途遇夷人晏些噓口角打架以致陳輝千被晏些噓
用小刀戮傷身死據縣驗傷取供填格通報并密稟西洋夷人犯罪向不出澳赴審
是以先犯於訊供之後夷目自行收管至今抗不交出臣同前撫臣王安國誠恐該
地方官失之寬縱當即嚴批照例審擬招解嗣據該縣疊催隨稟據夷目稟稱該
附居澳境凡有牙犯法紀俱在澳地處治百年以來從不交犯收禁今晏些噓傷
陳輝千自應仰遵 天朝法度擬罪抵償但一經交出收監遠犯本國禁令澳夷
目均干重辟懇請仍照向例按法處治候示發落等詞具稟臣等伏查澳門一區夷
人寄居市易起自前明中葉迄今垂二百年中間聚蕃男婦不下三四千人均
係該夷王分派夷目管束著人有罪夷目俱照夷法處治重則懸于高竿之上用大
砲打入海中輕則投入三巴寺內罰跪神前懺悔完結惟民夷交涉事件罪在藩人
者地方官每因其係屬教門不肯交人出澳事難提連類皆不稟不詳即或通報上
司亦必移易情節改重作輕如聞殺作爲過失冀俾外結省事以致歷查案卷從無
澳夷殺死民人抵償之案今若徑行收拿追出監禁恐致夷情疑懼別滋事端倘
其收管無論院司不能親審碼難定案承指併慮曠日遲久潛匿逃亡致夷人益生
玩視法紀之心天朝政體攸繫臣等公同酌核此等事件似應俯順夷情結案
使惟照夷法死大轟死未免失之過慘隨飭司擬委該府督同該縣前往妥辦去後
茲據按察使陳高翔詳據廣州府知府全允義詳稱遵即宣布德威嚴切曉諭并將

充犯應行絞抵之處明白示知各夷目遂自行限日限同屍親將充犯些噓晏于本月初三日用繩勒斃閩澳番人廉不畏而生感等情前來臣等查核原供繫起于種跌角毆殺非有心晏些噓律應擬絞既據該夷目已將充犯處治一命一抵情罪相符除批飭立案外所有臣等辦理緣由理合奏明抑臣更有請者化外之人有犯夷情實地不同澳門均屬教門一切起居服色更與各種夷人有間照例解勸承格易啟姑息養奸之輩可否仰懇聖恩特降諭旨嗣後澳夷殺人罪應斬絞而夷人情願即為抵償者該縣于相驗之時訊明確切由司核明詳報督撫再加覆核一面批飭地方官同夷目將犯人依法辦理一面據實奏明并抄供報部查核庶上申圖法下順夷情重案不致稽延而澳夷驚駭不馴之性亦可漸次悛改等因具奏前來查律稱化外人有犯並依律問斷俱期于律無枉無縱情實罪當其他收禁成招等項節目原不必悉依內地規模轉致碍難問擬今據該督等奏稱澳夷均屬教門一切起居服食更與各種夷人有間照例解勸承格夷情實有不應請嗣後澳夷殺人罪應斬絞者該縣相驗時說明確切詳報督撫覆核飭地方官同夷目將犯人依法辦理一面具實奏明等語應如所奏請嗣後在澳民番有交涉謀故毆毆等案其罪在民者照律例遵行外若夷人罪應斬絞者該縣于相驗之時說明確切通報督撫詳加覆核如果案情允當該督撫即行批飭地方官同該夷目將該犯依法辦理免其交禁解勸仍一面據實奏明并將招供報部存案其晏些噓斃傷人民陳輝千身死一案該督等既稱充犯應行絞抵之處據夷目眼同屍親至是始獲有所遵守將晏些噓用繩勒斃番人廉不畏而生感等語應毋庸再議

兼蒙 聖天子俯念西洋夷人素稱恭順施法外之深仁依擬定獄而小西洋果遣

使至勘問兵頭若些罪 汝霖 雖去位兩府留竟其事若些稔惡夷人赴愬者多至八

十餘人蕃使庇利那明達吏事聽斷稱平 汝霖 復與香山令暴煜詳籌善後事宜條

議以上庇利那以為便台府敕泐諸石漢蕃文各一具 一驅逐匪類凡有從前犯案匪類一概解回原籍安插取

具親屬保卸收管不許出境並取澳甲嗣後不敢容留結狀存案將逐過姓名列榜
通衢該保長不時稽查如再潛入滋事即時解究原籍保備澳甲人等一體坐罪

一稽查船艇一切在澳快艇果艇及各項蛋戶船通行確查造冊發懸緝取各
連環保結交保長管束許在稅廠前大馬頭灣泊不許私泊他處致有違禁偷運貨

物藏匿匪竊往來誘賣人口及載送華人進教拜廟夷人往省買賣等弊每日派撥
兵役四名分路巡查遇有潛泊他處船艇即時稟報查拿按律究治失察之地保一

不得連坐兵役受賄故縱與犯同罪一賒物收貨凡黑奴一犯市買物俱令現銀交易
初到不知夷禁冒昧恨犯反原係奸民出外姦盜致被夷兵捉獲者立即交送地保

王嚴處地方官訊明犯夜情由分別究懲不得羈留片刻並擅自拷打違者照會該國
相驗時訊供確切將夷犯就近飭交縣丞協同夷該地嚴密處所加目于謹看守取

官眼同夷目依法辦理其犯該軍流徒罪人犯止將夷犯解交承審衙門在澳就近
訊供交夷目分別羈禁收保聽候律議詳奉批回督同夷目旋落如止杖答杖犯撤

後遇有華人拖欠夷債及侵犯衙門核明罪名飭令夷目照撤發落一禁私擅凌虐嗣
後該夷目訊供呈覆該管衙門核明罪名飭令夷目照撤發落一禁私擅凌虐嗣

以違制律論罪房屋廟宇仍行毀拆變價入官一禁販賣子女凡在澳華夷販
賣子女者照乾隆九年詳定之例分別究擬一禁黑奴行竊嗣後遇有黑奴勾引

華人行竊物即將華人指名呈稟地方官查究驅逐黑奴照夷法重處不得混指
一禁黑奴送訊明定擬發回該夷目嚴禁夷匪藏匿內地犯罪類並查出賣各夷娼

一禁夷匪出訊明定擬發回該夷目嚴禁夷匪藏匿內地犯罪類並查出賣各夷娼
劫令改業毋許窩留內地惡少賭博偷竊如敢抗違除內地犯罪類並查出賣各夷娼

藏匿之夷匪照知情藏匿罪人律科斷窩留惡少之夷娼男婦各照犯姦例治罪如
一禁夷匪出訊明定擬發回該夷目嚴禁夷匪藏匿內地犯罪類並查出賣各夷娼

劫令改業毋許窩留內地惡少賭博偷竊如敢抗違除內地犯罪類並查出賣各夷娼
藏匿之夷匪照知情藏匿罪人律科斷窩留惡少之夷娼男婦各照犯姦例治罪如

藏匿之夷匪照知情藏匿罪人律科斷窩留惡少之夷娼男婦各照犯姦例治罪如

別犯賭博竊盜其罪重於宿娼者仍從重擬斷並將失於查察之夷目一并處分知
情故縱者同坐一禁夷人出澳夷人向例不許出澳奉行已久今多有匪夷藉打
雀為名或鴛擾紳民或調戲婦女每滋事端殊屬違例該夷目嚴行禁止如敢抗違
許該保甲拿送將本犯照違制律治罪夷目分別失察故縱定議一禁設教從
教澳夷原屬教門多習天主教但不許招授華人勾引入教致為人心風俗之害該
夷保甲務須逐戶查禁毋許華人擅入天主教堂按季取結繳送倘敢違設教從教
與保甲夷目一並究處分別驅逐出澳庇利那始以檻車送若些反國時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也自

呂夷戈船迄小西洋蕃使比歲有事於澳巡檢顧麟宣力尤多云

自漢開五嶺通外蕃武帝時遣應募人賞黃金雜繒所至之國皆為羈賈船轉致明
珠璧琉璃奇石異物越裳白雉以後此其權輿也光武中興日南徼外蠻來貢至桓
帝時扶南之西天竺大秦諸國皆重譯貢獻唐宋尤夥元至明洪武初定鼎諸蕃
三年一貢世見來王先給予符簿凡使至三司與合符驗視表文方物無偽乃津送
至京惟倭不與期當是時使履其境者三十六聲同於耳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
十有八小國百四十有九永樂初命鄭和通使西洋復破滅交趾郡縣其地諸蕃並
震龍寶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世所未有蘇祿國貢大珠一其重七兩有奇蕃王至率
其妻屬以朝遣子入監者不可勝數蘇祿國王以明永樂十五年來朝賜印誥歸次
德州卒葬以王禮謚恭定墓在德州王士正過
墓詩當年重譯入長安屬國威儀盡漢官萬里滄波歸路遠九河春雨墓門寒空門
螭首生金粟無復魚膏殿王棺欲薦漢毛重回首亂鴉殘日夕漫漫顧炎武詩堂

碑遙見烟全題尚憶先朝寵日碑世有國人供灑掃每勤詞客駐輪蹄九河水壯危
張出十二城荒白鶴樓下馬一為知子問中原雲鳥正淒迷自註今其子孫有依墓

而居因置懷遠驛於蜆子步命朝貢諸國山川得附祭於貢道所由郡國山川之次

後雖以海禁故稍稍趨漳泉然終明之世朝貢不絕琉球修職尤謹間政有唐林邑

真蠟雖入貢顧嘗更號犯邊明正德中佛郎機突入通貢守臣以非例不許尋退泊

南頭樹柵自固至掠嬰兜為食御史邱道隆何鰲疏其罪海道副使汪鏡帥兵往逐

猶以火器抗鉉募善酒者鑿而沉其舟逸出者悉擒斬之遺其銃械後鉉請如夷制

為銃頒諸邊鎮遂名為佛郎機善手唐節度使王處休之言曰海門之外隱若敵國

資忠履信貽厥將來則馭夷綏邦之懿軌也國家一統之盛超邁前古其屬於主

客司會同館者朝鮮效順最先琉球安南相繼納款高詠送汪梅齋年兄奉使琉球和益都相公原籍天書觀棹下

雲霄何惜南征萬里遙身向中山携雨霽帆凌滄海扶風潮旅髮白雉來珠俗玉冊

全函出聖朝久識君才遇陸費况今無復射鴉南北東西盡主恩乘風破浪意偏

存趨裝唯看雙龍劍仗節先過五虎門颺母潛行波更靜神魚吹雨氣常溫炎州異

物殊堪紀奇駭關情安足論王士正送汪舟次檢討林石來舍人奉使琉球詩屬

國滄波外徵茫萬里流雙持龍虎節遙拂鳳麟洲守禮諸珠俗乘槎愜壯遊使星宵

漢上先入大琉球掛席指歸墟通言錄象斧避風占海鳥跋浪舞神魚奔服看天使

金函護墨書雄才能作賦休讓木元虛積氣浩茫茫乘流出大荒嘯歌聞海若擊汰
薄扶桑日月相含吐蛟龍或遊藏始知九州大駟行未荒唐見說彭湖嶼元戎行提
勳習流多載士橫海拜將軍出險雲濤壯飛書露布聞早成風土記歸報聖明君
送孫予立編修周星公禮部奉使安南詩憶昔高平役于今歲屢連遂休蠻觸關共

識漢唐年交筭末何數包茅貢亦虔越裳制白雉征戎罷朱高响町軍鋒擾西南裁
氣纏妖氛橫象郡間道絕龍編正朔依然奉執言幾處傳乾坤重盪滌遐邇盡陶甄
使者南關入長安北斗邊職方陳貢贊疑釁列宮懸忠孝聞天語奎章照海壖飾終
王禮備繼世主恩偏胙土諸侯責行人二妙賢壘書頌冊府英蕩破蠻烟銜兵開雲
霧湘江任沂沿鹿前驅瘴癘規外指星躔銅柱懷新息丹砂訪緝川採香三丈木纈
齒八蠶綿飛鼠紅蕉粟粿羊碧樹巖檳榔共釀酒蚺子上盤筵風土由來異聲靈此
日宣望慶紛落繹騎象競駢聞國體千秋定其期驗其表船不踰三人不踰百入京
重輅車萬里旋交州新有記真見雜名田

儼從不得踰二十人。至則布政司設將官兵護之入京。遣序班給勘合送之歸國。其
道廣東者曰暹羅。順治十年請貢。後率期以三年。康熙十二年。賜國王森列拍誥命。
及鍍金駝紐銀印。雍正二年。運米至粵。朝廷嘉其意。赦勿稅。賞賚有加。曰賀蘭亦
於順治十年。遣使航海修朝貢。初定八年一貢。嗣改為五年。康熙二年。其國遣出海
王率領戈船。至閩安鎮助勦海逆。明年出海王助大兵克取廈門金門。降赦褒之。其在
西洋者。自鄭和所。有古里瑣里。西洋瑣里。忽魯謨斯諸國。見之傳記。萬曆二十九
年。利瑪竇始以方物。由中涓馬堂進。國朝康熙六年。通朝貢。以道遠無貢期。貢物
亦無定額。嗣是比年一至十年。貢使馬諾勿回。至山陽病卒。祭葬如禮。十七年。西洋
國王阿豐肅。遣貢獅子馬。諾勿阿豐肅其屬。西洋何國不可攷。至雍正三年。西洋意
大里亞國教化王伯納第多。遣使奉表貢方物。則今澳夷之大西洋也。世宗降敕

嘉資五年。西洋博爾都噶爾國王若望復遣使奉表入賀。豐其廩給。又遣郎中一員。

同在京西洋人往迎。及送亦如之。蓋異數也。德跡剛送高二尹伴貢入京十首代耕未易得逢年官况詩情總冷然閑却簿

書問重譚風光何處不周還江上大郎連二郎江干蕃船并官航遠人不用誇奇貨館伴明珠在錦囊登舟風便抱琴眠夢逐飛鳧上九天此去莫愁天路遠清風先到

聖人前雕題刻齒共朝天鷄到處聞閒與依離說聲教好教遣子受三墳相隨斷髮及重瑞日射彤雲萬里天鷄到處聞閒與依離說聲教好教遣子受三墳相隨斷髮及

文身異俗殊音強自親除却聲華與文物不知誰假復誰真真中有假假中真行吟總一身直造鷗行陪貢使也知差路折騰人粵水燕山路未賒觀風問俗興無

行異言異服休相訝同執同文本一家買鶴修盤琴伴錢朝來捧檄心茫然罷琴憫涯鶴起舞飛上丹青靈受憐弊裘羸馬太即當祖道乘風掛席忙如殺隔江老漁父

帳頭初月如霜

貢與市相因。而市之利。雖刻期限。嚴勤合。卒之率假貢為市。而貢敝。征因市而

起。初以市裁抑佐經費。其或暴征擾市。而市亦敝。後漢書云。諸蕃貢獻。費蕃充斥。揚

粵間。唐因置市舶使。以帥臣兼領之。其舟最大者為獨檣船。能載一千婆蘭。一婆蘭

單言三百斤也。次為牛頭船。比獨檣得三分之一。又次為三木船。為料河船。遞得三之

一。貞觀中。詔抽解一分。宋開寶四年。置市舶司。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至元豐中

始罷。帥臣兼領。淳化二年。抽解二分。大抵徵其什一。而給其餘值。歲入以數十鉅萬

計。南渡後。縣官一切經費。皆倚辦之。隆興初。詔十分抽一。罷博買。初蕃物分粗細二

色細色十分抽一。又博買四分。粗色十分抽二。博買四分。抽買既多。商人皆匿其細者。雖細弗實。至是用臣工言。罷之。乾道初。置提舉。元世旋置旋罷。明初許諸蕃互市。立市舶提舉司一人。秩從五品。副提舉二人。從六品。其屬吏目一人。從九品。掌海外諸蕃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偽。禁通蕃征私貨。平交易。關其出入。而慎館穀之制。凡國王王妃陪臣附至貨物。抽其十之五。官給其餘。值惟暹羅爪哇免抽。若蕃商私齎入市者。悉封籍之。抽其十二。成祖命瑄監稅提舉官。吏惟領簿而已。嘉靖元年。罷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蓋自諸蕃飛艘走浪。望甌島而三休。大舶參雲。指麟洲而一息。所謂金山珠海天子之南庫也。然武后時都督路元獻。冒取蕃貨。船主不勝忿殺之。明時稅璫縱恣為害。韋眷至。括克粵中富戶。以供而課。且日絀。唐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船歲至。纔四五椀。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十椀。公私以濟。國朝康熙二十四年。設粵海關監督。以內務府員外郎中出領其事。其後或以侵墨。敕巡撫監之。邇年改歸總督。所至有賀蘭英吉利瑞國連國。皆紅毛也。若弗郎西若呂宋。皆佛郎機也。歲以二十餘椀為率。至則勞以牛酒。牙行主之曰十三行。皆為重樓崇台。船長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

餘悉守舶。即明於驛旁建屋一百二十間。以居蕃人之遺制也。羅天尺冬夜珠江舟中觀火燒洋貨十三

行因成長歌廣州城郭天下雄鳥。今麟次居其中。香珠銀錢堆滿。市火布雨緞哆唧。絨碧眼蕃官占樓住紅毛鬼子。經年寓濠畔街。連西角樓洋貨如山。紛雜處我來珠

海駕孤舟。看月夜出。琵琶洲素馨船。散花香。馭下弦海月。纖如鉤。探幽覓句。一竿冷。萬丈虹光。忽橫豆赤鳥。飛集雁翎城。蜃樓遙從電光影。高如夾官出。巡大傘張。早魁

餘威不可當。雄如烏林。赤壁夜塵戰。萬道金光射。波面上。疑竟天。柳雲五色。擁三台。離火朱鳥。相喧。壓下疑仲父富國。新煮海。千年伯氣。今猶在。笑我窮酸。一鷹。儂百寶

仄爐懷區區。東方三刻。曾知否。楚人一炬。胡為手。舊觀劉向。陳封事。火災紀之。凡十。四又觀漢史。載焚棠黑祥。亦列五行志。只今太和致祥。庚氣消。反封滅火。多大僚。况

滅豈無因。回祿爾是云。火災之禦。惟珠玉。江名珠。江寶光。燭撲之不趨。夫人太息。江畢理舟楫。破突吹烟冷。如雪。其采以嚙。吱哆囉。噠玻璃

諸異香珍寶。或竟以銀錢。其去以茶。以湖絲。以陶器。以糖霜。以鉛錫黃金。惟禁市書。

史。硝磺米鐵。及制錢。明季遣中官李鳳增。粵稅二十萬。卒不能充。今課羨盈溢。委遠

之仁。有加無已。貢船壓艙物。一切免其抽分。而加恩澳夷。尤溥。凡船回澳。止征船稅。

丈其貨物。而籍記之。貨入於夷室。俟華商懋遷。出澳始納稅。又頒有則例。刊章揭之。

高榜。吏無所作奸。故四遠輻輳於南溟也。其澳地歲租銀五百兩。則自香山縣徵之。

考明史。載濠鏡歲輸課二萬。其輪租五百。不知所緣起。國朝載入賦役全書。全書

故以萬曆刊書為准。然則澳有地租。大約不離乎萬曆中者近是。

澳門記畧官守篇終